

白蓮田園詩

梅布爾-柯林斯 (Mabel Collins)

及

書中含義釋義

舒巴羅 (T. Subba Row)

白蓮田園詩

梅布爾-柯林斯 (Mabel Collins)

及

書中含義釋義

舒巴羅 (T. Subba Row)

書名：白蓮田園詩 (Idyll of the White Lotus)

作者：梅布爾-柯林斯 (Mabel Collins)

版本：中譯本第一版

日期：2024/07/31

僅作學習參考用途，不得販售

致獻

獻給此書的真正作者，賦予此書靈感

前言

本書寫的是一個貫穿古今、遍布各民族的故事。是關於靈魂的悲劇。靈魂因慾望而陷入罪惡，經痛苦而自省，在苦難後回歸自我，轉而尋求內在救贖之靈的幫助，並在最終犧牲中達到了神化，為人類帶來祝福。這部啟蒙故事的語言溫柔優美，印記著簡樸與尊嚴的真實性。

序言

看哪，我孤零零地站在人群中。在團結的人群中，我是個孤體。我如此孤獨，因為在所有認識的同胞中，只有我知曉且能教導他人。我受到那聖所中的力量驅使，在門口教導信徒。我無處可逃，因為在最神聖內殿深處的黑暗中，我看到了內在生命的光芒，並受驅使去揭示它，我也因此受到支持並變得強大。事實上，雖然我死了，但這出動了內殿的十個祭司才完成。即便如此，他們也無知地自認強大。

第一冊

第一章

我的下巴還未長出柔軟細毛，便走進了神廟的大門，開始了我的神職見習期。

我的父母是城外的牧羊人。我從未進過城牆，直到有一天母親帶我去神廟的門口。那天恰逢城裡的節日，而母親是個勤儉的女人，打算在此次旅程達成兩個目的。她帶我到目的地後，便離開前往城裡的風景名勝，享受一個短暫的假期。

街上的人群和喧鬧吸引了我。我想，我的天性總努力讓自己屈服於這個偉大的整體，自己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通過屈服，我汲回生命的養分。

我們很快就走出了熙熙攘攘的人群，進入了一片寬闊的綠草平原，摯愛的聖河在另一側流動。此情此景，歷歷在目！河岸上的神廟及周圍建築，在清晨的空氣中閃耀著雕樑畫棟。我沒有恐懼，因為我沒有特定的期望。但我仍好奇門內的生活是否如我所想的那樣美好。

門口站著一位黑袍新進弟子，正和一位來自城裡的婦女交談。婦女提著一壺水罐，急切地祈求祭司為她祈福，從而將此珍貴的重擔售出--迷信之人願意為此付出高價。

我們佇立著等待輪到我們的機會。我窺視大門內，看到了令人敬畏的一幕。這種敬畏持續了很長時間，即便我更加熟悉這個身影後仍舊如此。

他是一位白袍祭司，沿著寬闊的大道緩緩走向大門。我只有先前來訪這座城市時見過一次白袍祭司。當時，河上的遊行隊伍中有幾位白袍祭司站在聖船上。

但此時這個身影聽到了我的聲音，向我走來--我屏住呼吸。

空氣確實非常靜謐。祭司在林蔭下移動時，似乎沒有塵世微風能吹動他莊嚴的白衣，腳步同樣的沈穩。他步伐並不像其他世俗之人般急躁。他的目光低垂向地，不易看清；事實上，我害怕他擡起低垂的眼瞼。他的膚色白皙，頭髮呈暗淡的金色。鬍鬚長而濃密，但在我看來，有著同樣奇怪的紋風不動、雕刻般的樣貌。我無法想像它被吹散的是何樣。彷彿是用金子切割而成的，堅固永恆。整體印象如生活完全脫離了普通人一般。

儘管並無聽聞祭司的腳步聲，新進弟子注意到我緊張的目光，而望向四周。「啊！」他說，「神聖的阿格馬赫德祭司來了，我去問問他。」

他關上身後的大門退回，對祭司說了幾句話，祭司微微低下了頭。男子爾後回來，從那婦女手中接過水罐帶給祭司，祭司將他的手放在上面片刻。她連聲道謝後將水罐收回，而後祭司問及我們的來意。

不久，我留下與黑袍新進弟子獨處。我並不感到難過而是非常驚訝。我對於過去為父親放羊的工作從不感興趣，確實，我已開始認為自己即將成為與眾不同的人。這個想法將讓脆弱之人經歷極為嚴峻的考驗，更甚者，永遠離開自己的家園、最終踏上全新且未經歷過的人生道路。

大門在我身後關上，黑袍人將掛在腰間大鑰匙取出，鎖上了大門。此舉不會讓我感覺到被囚禁，而是意識到與世隔絕。誰會把眼前的場景與囚禁關聯在一起呢？

神廟位於寬闊美麗大道的另一端，入口正對著大門。這並非天然的林蔭道，而都是茂盛生長的栽種樹木。道路上皆是巨大石盆，種植著巨大灌木，顯然都經過了精心修剪和引導生長，奇形怪狀。灌木之間擺放了方形石塊，雕刻著人物。離大門最近的雕像有獅身人面像和人頭巨獸。後來我不敢繼續好奇地打量四周，因為金鬚祭司阿格馬赫德踏著規律的步伐走向我們……。

我眼睛一直盯著地面，走在嚮導的身邊。他忽然停下，我也跟著停下，目光落在了祭司的白色長袍下擺。下擺上繡著精緻的金色字元，極為吸睛，令人驚嘆不已。

「新來的？」一個非常安靜甜美的聲音說道。「好吧，帶他進學校吧，他還只是個孩子。擡起頭來，孩子，不要害怕。」

我受到鼓勵而擡起頭，與祭司的目光對上。我看著他的眼睛，即使我有些侷促不安，眼睛的顏色仍不斷變化--藍色和灰色。這雙眼儘管溫和，我卻沒有感受到話語中所傳達的鼓勵。這確實是個平靜的目光，充滿了知識，但也讓我顫抖。

他揮手示意我們退下，自己繼續沿大道平穩前行；我又更加惶恐不安了，默默地跟在沈默的嚮導後方。我們走進了神廟的中央大門，兩側是未經切割的巨石。我在神聖祭司的審視之下，似乎已失魂落魄，因為這些石塊也隱隱約約讓我感到害怕。

中央大門內有條通道，連接穿過建築的大道，形成長長一直線。但這不是我們要走的路。我們轉向另一邊，進入小走廊組成的通道網路，途中可見一些無人的小房間。

最終到了一個寬敞漂亮的房間。儘管我說它漂亮，房間裡其實空蕩蕩的沒有任何傢俱，只有角落的一張桌子。但房間有著宏偉的規模，典雅的結構，就連我這不善於辨別建築美感的人也大為驚嘆，心滿意足。

另外兩個年輕人坐在角落裡的桌子邊，我看不清他們在做什麼，或許在抄寫或畫畫。總之，他們似乎非常忙碌。奇怪的是，他們並沒有因我們的到來而擡起頭一探究竟。走近一看後，我發現在牆壁一塊大石頭後面，坐著一位年邁的白袍祭司，正閱讀膝上的書。

我的嚮導恭敬地站在面前鞠躬，他才注意到我們。「新來的學生？」他問道，那雙黯淡模糊的眼睛直盯著我。「他能做什麼？」

「我看不多，」我的嚮導帶著輕蔑的語氣答道：「他只是個牧羊人。」

「一個牧羊的小夥子，」老祭司附和道，「那他在這裡就派不上用場了。他最好在花園裡幹活。你學過畫畫或抄寫嗎？」他轉向我問道。

我曾盡可能地接受教育，但只有少數人能學會畫畫或抄寫，他們屬於神職學校或受過教育的階級。

老祭司看了看我的手後，繼續看著他的書。

他說：「他總有一天要學會的，但我現在工作太忙，沒時間教他。我需要更多人協助我的工作。有鑑於我必須盡早完成這些神聖的著作，我不能停下來教導無知的人。先把他帶到花園裡去，我過段時間再來看他。」

嚮導轉身走出房間。我再次環顧這美麗的房間後便跟了上去。

我們踏上一條非常長的通道，黑暗中有一絲清涼。盡頭是一扇柵欄大門，不同一般，嚮導按了一個響鈴。

鈴聲響起後，我們靜靜地等待著。沒有人來，我的嚮導又按了一次。我並不著急。我的臉緊貼著大門的柵欄，望著那如此合邏輯的世界，心想：「如果眼花的祭司只想讓我留在花園裡，也未嘗不是件好事！」

我們家到城市的這段路灰塵飛揚、酷熱難耐，對我這個鄉村長大的人來說，城市街道使我雙腳疲憊不堪。進了神廟大門後，我只走過這條宏偉大道，令人敬畏，不敢直視。然而，此處是個精緻而清新的世界，前所未見的美麗花園。深深的綠意，潺潺流水聲，溫柔順的流水提供酷暑的清涼。炎熱喚醒了花園輝煌的色彩與宏偉形態。

門鈴響了第三聲，一個黑袍人影從茂密綠葉中走來。那黑袍在此處是多麼地格格不入！我想到不久我也將穿上那些衣袍，不由得惶恐。我將在這個充滿魅惑之美的奇妙地方徘徊，如一位來自黑暗領域的迷途者。

走近的身影如纖細樹葉拂過。他的臉使我萌生濃厚的興趣，我睜大眼睛，猜測我是否會交給他。我想這張臉不管是誰都會感興趣。

第二章

「什麼事？」該男子透過大門柵欄看著我們，些許抱怨的問道：「我今早已將不少水果送到廚房了，今天也不能再送更多花了；剩下能摘的花都要用在明天的遊行。

「我不是來跟你拿水果或鮮花，」我的嚮導答道，他似乎喜歡用一種高傲的語氣說話：「我只是帶來一個新學生給你。」

他打開門鎖示意我進來，門在我身後關上，我一言不發地沿著長長走廊前行（若從花園往回看，這條走廊顯得格外黑暗）。

「是我的新學生呀！我該教你什麼呢，鄉下孩子？」我默默地注視這個陌生男子。我怎會知道他要教我什麼？

「你要學習植物生長的奧秘？--還是生長罪惡與欺騙的奧秘？不，孩子，別這樣看我，好好想一想我的話，很快就會明白的。跟我來，不要害怕。」

他牽起我的手，帶領我穿過高葉植物，向水聲前進。那柔和、清亮、音樂般的節奏，聽起來是多麼的精緻啊！

「這裡是我們蓮花女神的住所，」那個男人說：「我在工作時，你可以坐在這裡欣賞她的美貌；我要做的事是你無法幫忙的。」

事實上，我非常樂意就這麼躺在草地上，只需凝望——驚訝地凝望——驚奇地凝望——敬畏地凝望！

那水有著精細聲音，僅為了滋養此花中女王而存在。我自言自語道：「你確實是萬花之女王。」

我懷著青春熱情的夢幻凝視著這朵白花：它那柔軟、金粉般花心，正是純潔浪漫的愛情象徵。當我凝視時，花似乎改變了形狀，擴大向我升起。我看到了一位皮膚白皙、頭髮如金粉的女子，彎腰喝著溪中的甜水，雙唇吸吮沁人心脾的水。我驚奇地看著她，努力向她走去，但在做出任何行動前，我全部意識都離開了我，我想我定是暈過去了。後來能憶起的只是我躺在草地上，感覺臉上有涼水，睜開眼睛時，看見穿著黑袍、面容奇特的園丁俯身凝視著我。

「你是不是熱昏了？」他困惑皺眉聞道：「你看起來是位強壯小伙子，怎麼會熱昏呢？況且是在這麼涼爽的地方。」

「她在哪裡？」這是我唯一的回答，試圖用手肘撐起身體，並朝蓮花池望去。

「什麼！」那人喊道後，臉色轉為柔美，沒想到這張天生其貌不揚的臉，竟會出現這種神情。「你見過她了嗎？不——我太急躁地預設立場了。你看到了什麼，孩子？——不用猶豫，快告訴我。」

他溫和的表情使我從驚慌失措中振作。我告訴他所見一切，並朝蓮花池望去，希望那美麗女子能再次彎下腰來，在小溪邊啜飲解渴。

我和那位陌生老師的交談後，他的態度逐漸發生了變化。我熱情洋溢地描述這位美麗女人，像是從未見過這等人物，除自己黝黑皮膚之輩以外。語畢，他跪倒在我旁邊。

「你看到她了！」他激動地說道：「萬歲！因為你註定是我們的老師，你將救濟大眾，你是個先知！」

我被他的話弄糊塗了，只能默默地看著他。過了一會兒，我越來越害怕，開始覺得他一定是瘋了。我環顧四周，不知道是否能逃離他回到神廟。在我猶豫是否要這樣做的時候，他站了起來，轉過身對我露出奇異的甜美笑容，這掩蓋了他明顯的醜陋相貌。

「跟我來。」我便起身跟隨他。穿過那座花園時，我好奇的雙眼受到了吸引，腳步也不禁放緩。啊，如此鮮美的花朵；濃鬱的紫和深情的紅。停下腳步，吸進每一朵的芬芳。儘管我如此狂熱的悅賞它們的美，但這只是白蓮花至高無上之美的倒影。

眼前是神廟的另一扇門，不同於進入花園的那扇。快抵達時，兩位祭司走了出來，身著白色亞麻長袍，樣式與金鬍子祭司阿格馬赫德相同。他們膚色黝黑，步行方式也與阿格馬赫德相同，莊嚴而平穩，彷彿是大地上最穩固的植物，但在我看來，他們缺少了阿格馬赫德祭司的某樣特質——一種完美的平靜和自信。我很快看出來，他們比較年輕；也許就是區別所在。我的黑臉老師將他們拉到一邊交談，而我站在舒適的深拱門陰影處。他言語激動，但顯然也帶著敬意；而祭司們則饒有興趣地聽著，並不時地瞥向我。

不久，他們向我走來，而黑袍人則轉向草地，沿路返回。白衣祭司從門廊下走出來，彼此低聲交談著，走到我面前示意我跟著他們。爾後，我們穿過涼爽的高頂走廊，我閒散地觀看四周，這是我一直都有的愚蠢習慣。他們在我前方仍竊竊私語，時不時地看向我，我不解其義。

不久，我們走出走廊，進入了一間大房間，類似於老祭司指導抄寫員之前那間。一幅刺繡的帷幕隔開了房間，從高聳的屋頂垂落至地面，皺褶雄偉。我一直都喜歡美麗的事物，我注意到它佈滿的落地金飾使它能堅挺立起。

一位祭司走去將帷幕稍微掀起，問道：「我的主，我能進來嗎？」

我又開始顫抖了。他們待我並非不友善，但我怎知道未來將發生怎樣的磨難呢？我恐懼地看著那幅美麗的帷幕，想知道藏身其後的是誰。

我並無太多時間去害怕那未知的事物，那祭司回來了，跟著金鬍子祭司阿格馬赫德……。

他沒有對我說話，而是對其他人說--

「你們在這裡等著，我去找我的同胞卡門巴卡。」便留下我們在那寬敞的石室中。

我的恐懼再次向我襲來。那位威嚴的祭司對我的一瞥，若能帶有些許仁慈，我還不至於如此。我再次陷入的模糊恐懼中，不知將發生什麼事；況且，我不久前曾昏厥而變得虛弱不堪。我坐在圍牆四周的石凳上顫抖，而兩位黑髮祭司彼此交談著。

這懸著的心似乎又要讓我再次陷入昏迷，突然間，阿格馬赫德出現了，伴隨另一位相貌高貴的祭司。我又開始猜測自己各種可能情況的處境。他的皮膚白皙，有著淺色頭髮，儘管這兩方面都不如阿格馬赫德般突出；他有同樣莊

嚴、不動如山的外表，讓我充滿深深的敬畏。他的黑眼珠裡透出一絲仁慈，在任何祭司臉上不曾見過。看著他我就不那麼害怕了。

「就是他。」阿格馬赫德說道，如音樂般而冷酷。

我不明白為何他要點名我？我不過是個新進弟子，且已經交給某位老師了。

「同胞們，」卡門巴卡喊道：「何不讓他著上先知的白衣？帶他到浴場沐浴受膏。我和我的同胞阿格馬赫德會給他穿上白袍。我們會向大祭司們報告，讓他去休息。等他洗完澡再帶他回來。」

兩個年輕的祭司帶我離開房間。我注意到他們屬神職位階中的下級，再仔細端詳，白袍上沒有美麗的金色刺繡，只有邊緣黑色線條和縫線。

疲憊不堪的身體洗了香噴噴的澡，多麼令人舒暢！精神也舒緩和放鬆了起來。離開浴池後，他們給我擦上了柔軟香甜的油，身體裹上亞麻布，送來了點心--水果、油糕和香氣十足的飲料，增強我的體力和使我打起精神。最後，我又被帶回了房間，兩位祭司等著我。

還有另一位下級祭司，拿著一件純白色的細麻布衣服。兩位祭司接過此衣，命其他人取下我身上的布單後，將衣服披在我的身上。穿好後，他們雙手合十置於我頭上，其他祭司則跪在原地。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又開始驚慌起來。不過，此時清爽的身體撫慰了我的靈魂，且舉行完所有儀式後，便請兩下級祭司帶我離開。我已逐漸熟悉他們，心情變得輕鬆，腳步也更加輕盈。

他們帶我到一個小房間，裡面有一張長而矮的床，鋪著亞麻布。房內別無他物，事實上，我的雙睛和大腦可能好一段時間無需再提起興致；因為自從早上進入神廟以來，已經見證了多少事情啊！自從門口放開母親的手，似乎過了好久！

「休息吧，」一位祭司說：「好好睡一覺吧，因為在夜晚的第一個涼爽時刻，你會被喚醒。」

說完便離我而去。

第三章

這是張柔軟的床，儘管環境十分陌生，但我還是很快就進入夢鄉。青春的健康與信念讓我忘記此時處境，得以暫時沉浸在奢侈的完整休息中。無知少年時期的我擁有的平靜，將在不久之後消失殆盡。在我醒來時天已黑，我突然坐了起來，清楚地意識到房間裡有人。突然的驚醒使我迷糊。我以為還在原本家中，並認為在身邊默默注視著我的是母親。

「母親，」我喊道，「怎麼了？你怎麼會在這裡？你病了嗎？羊群迷路了嗎？」

一時間無人回答，我的心開始急劇跳動，一片漆黑中意識到我並不在家--我確實來到了一個新的地方--我不知道誰在房間裡默默地注視著我。我第一次如此渴望回到溫馨的小房間，渴望聽到母親的聲音。儘管我自認是個勇敢的孩子，不會像女孩子般軟弱，但我還是忍不住躺下大聲哭了出來。

「拿燈來」，一個低沈的聲音說，「他醒了。」

我聽到了一些聲音，一股濃鬱的香味撲鼻而來。兩個年輕的新進弟子提著銀燈從門外走進來，頓時照亮了房間。然後，我看到驚人的一幕，我馬上停止哭泣，忘卻對家鄉的思念--我的房間裡站滿了白袍祭司，一動不動地站著。難怪我確實強烈感覺到我的房間裡有一些人。我被一群如無聲雕像般的人包圍著，他們眼睛看著地面，雙手交叉胸前。我再次坐回床上捂住臉；那些燈光、人群面孔壓迫得我喘不過氣來；當我從驚駭中回神時，因純粹的困惑而想要大哭。香味越來越濃烈，房內似乎充滿了燃燒的熏香；我睜開眼睛，看到我的兩側各有一個年輕祭司拿著裝有熏香的花瓶。如我所述，房間裡坐滿了祭司；但有一群人排成內圈緊鄰圍繞我的床。我敬畏地注視著這些人的臉。有阿格馬赫德和卡門，其他人也是同樣奇異的無表情面孔，令人震撼。我一張張面孔瞥去，再次顫抖著捂住了雙眼。我好似被一道無法逾越的屏障圍住了；被囚禁著，無法穿越甚於石牆。總算有人打破沉默。阿格馬赫德開口了。

「起來，孩子，」他說：「跟我們走。」我順從地站了起來。雖然我寧可一個人待在黑暗房間裡，不願跟這群陌生沈默之人為伍，但阿格馬赫德那雙冰冷、無情的藍眼睛看著我，我只能無聲地順從，別無選擇。我起身前行，仍被同樣的內圈包圍著。他們在我身前、身後和身旁行走，其他人則在中心圈之外有序地移動。我們穿過一條長廊，直至神廟大門前。大門敞開，我瞥見門外星光閃爍的穹頂，如同老友的面容，令人神清氣爽。但此刻很短暫。我們未能出大門，一些祭司便將門關上，轉而走向我初次進來時看到的中央大走廊。我注意到，這寬敞美麗的走廊沒有任何的門，除了盡頭一座深拱門對著神廟大道。這座孤立的門究竟通往哪裡呢？

他們搬來一把小椅子，置於走廊中間。有人指示我坐在椅子上，面對走廊盡頭的門。我默不作聲卻正襟危坐，這是什麼奇怪的事？我為什麼要這樣坐著，大祭司們卻站在我的周圍？我將面臨什麼樣的磨難？但我下定決心要勇敢無懼。我不是已經穿上純白麻衣了嗎？儘管衣襪沒有繡金，也沒有年輕祭司的黑色縫線，而是純白色的；我自認這必定意味著某種與眾不同。我試圖用此想

法來支持即將衰竭的勇氣。

薰香越來越濃，使我腦袋一片混亂。祭司們如此浮濫散播的香氣令人難以習慣接受。

突然間，沒有任何言語、任何準備的跡象，燈光熄滅了，我再次身處黑暗之中，周圍是一群陌生而沈默的人群。

我試圖振作起來，覺察自己身在何處。我記得人群大部分在我身後，且身前的祭司們也已讓開了路。因此，雖然內圈的人將我和其他人隔開，但當燈光熄滅時，我正直望著走廊的深拱門。

我感到驚慌、痛苦而蜷縮在座位上，必要時我會勇敢面對，但同時也盡可能保持沉默和不引人注目。我不斷望向大祭司們平靜的面容，不動聲色的站在我身邊。而身後人群絕對的寂靜讓我充滿了恐懼和敬畏。有時我會思索，如果我起身沿著走廊直走，是否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從逃離這些祭司。但我不敢輕易嘗試；事實上，這裡的薰香、安靜的環境、再加上隱約酒精的作用，讓我產生了一種不常有的昏睡感。

我的眼睛半閉著，可能很快就睡著了，但我突然發現一線亮光從走廊盡頭的門透出，引發我的好奇心。我睜大眼睛望去，門正非常緩慢地打開。最後門打開了一半，透出一種昏暗的光。但在走廊的這一端，我們依然被黑暗籠罩著，沒有聽到任何聲音或生命的跡象，只有周圍的人發出的低沈呼吸聲。

過了一會兒，我閉上眼睛；在如此專注地凝視著黑暗後，我的眼睛變得疲憊不堪。當我再次睜開眼睛時，我看到門外站著一個人影，有著清晰的輪廓，但過暗的光線使得身形和面孔都不清楚。我突然感到一陣恐懼，感到毛骨悚然，我不得不壓制身體，防止大聲尖叫。那個人影慢慢地向我走來，如幽靈般的滑行，頃刻間加劇了恐懼感。當它靠近時，似乎穿著某種黑衣服，幾乎完全遮住了身形和面孔。我看不清楚，門口的光線只是微弱地照過來。當滑行的身影快要接近我時，我察覺到它點燃了某種光源，照亮昏暗的衣裳，讓我更加恐懼。更奇怪的是，這種光無法照亮其他東西。我著迷的望著那個神秘身影，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不去看它，轉過頭來希望能看見身旁祭司的身影。然而眼前一片漆黑，我看不見他們的身影。恐懼的咒語解開了束縛，我放聲尖叫，充滿痛苦與恐懼的呼喊，雙手抱頭。

阿格馬赫德的聲音在我耳邊響起。「別害怕，我的孩子，」語調悠揚而平靜。

我努力控制住自己，相較於面前蒙面的身影，這聲音至少比較不可怕與熟悉。身影就在眼前—沒有完全貼近，但也足以讓我的靈魂充滿幽靈般恐懼。

「說話吧，孩子，」阿格馬赫德又說：「是什麼讓你驚慌失措？」

我不敢違抗，儘管我的舌頭緊貼著上顎；事實上，這些驚嚇讓我比平時更容易開口。

「什麼，」我喊道，「你沒看見門口的燈光和蒙面的身影嗎？哦，把它趕走吧，它如此嚇人！」

此時人群中傳來低沉的咕噥聲，他們似乎因我的話而感到激動。阿格馬赫德再次平靜的說：--

「歡迎我們的女王，我們獻上所有的敬意。」

那蒙著面紗的身影低下了頭，更加靠近了。在完全沈默的停頓之後，阿格馬赫德再次開口----

「我們的女王難道不能讓她的臣民開眼，像以前一樣下達命令嗎？」

那個身影彎下腰，似乎在地上描繪著什麼。我定睛一看，是火焰寫成的字，一閃即逝的寫道—

「可以，但這孩子必須單獨和我一起進入我的內殿。」

我看到了這些話並讀出來，隨後恐懼地顫抖。這個蒙面身影有著如此強大且令人費解的恐懼，我寧死也不願遵從她。祭司們都沈默不語，我猜是因為他們看不見那身影及火焰文字。若真是如此，他們本來不會知道這個命令的。我懊悔不已，我幹嘛說出這些話，讓自己遭受如此可怕的折磨呢？

我保持沈默。那個身影突然轉向我，似乎在看我。然後，她又用轉瞬消失的火焰字母寫道：「傳達我的信息。」

但我做不到；事實上，我已被恐懼征服了。我的舌頭腫脹，似乎塞滿了嘴巴。

那個身影轉向我，對我比了個憤怒的手勢，快速滑行飛奔而來，並拉下臉上的面紗。

那張臉仰起靠近我，我的眼睛似乎要從眼眶裡蹦了出來。臉並不醜陋，只是雙眼中充滿了冰冷的憤怒，是種不閃爍且凍結的憤怒。面目不猙獰，卻使我有種前所未有的厭惡和恐懼，源於那張臉的非自然性。它似乎由血肉之軀構成，然而給我的印象卻是一張人臉面具——令人恐懼、幽靈般的——由血肉構成，卻沒有血肉生命。這些恐怖情景一瞬間湧入我腦海。我發出一聲尖叫，同一天第二次昏厥，而這只是我在神廟的第一天。

第四章

當我醒來時，冰冷的露水侵身，四肢毫無生氣。我無助地躺著，不知此時身在何處。

此處寂靜而昏暗，至少獨處的寧靜讓人愉悅。但很快的，我的思緒開始回顧昨天發生的事情，度日如年。白蓮花的異象在我眼中越來越鮮明，而後又減弱，我受驚的靈魂飛快地回憶起更加可怕的景象--那最後的景象。我在黑暗中清醒了。

我再次看到了它：在我的想像中，我看到那張仰起的臉，有著可怕、不真實感與冷酷的眼神。我感到緊張不安、筋疲力盡——雖然這只是我自己的想像，我仍因恐懼而大聲尖叫。

隨即，房間門口亮起了燈光，一位祭司提著一盞銀燈走了進來。

憑藉此光，我發現這是個未曾進入過的房間，充滿了舒適感。柔軟的窗簾垂落，使此處隱秘，空氣中彌漫著怡人的芬芳。

祭司走了過來，靠近我時低下了頭。

「大人，需要點什麼嗎？」他說：「你口渴嗎？要我給你倒水嗎？」

「我不渴，」我回答道：「我對先前看到的可怕事物感到害怕。」

「不，」他回答，「你只因年輕所以才會害怕。我們全能的女王隨時能透過凝視來使一個人昏厥。不要害怕，因為你有榮幸看見這些異象。來點什麼東西讓你好過一些？」

「現在是晚上嗎？」我不安地在柔軟床上翻了個身。

「天快亮了。」祭司回答道。

「哦，希望白天快來！」我驚呼道：「讓神聖的太陽抹去我眼前恐懼的事物！我害怕黑暗，因為黑暗是邪惡的面孔！」

祭司輕聲說道：「我會待在你的床邊。」他把銀燈放在支架上，在我身邊坐下。他的臉瞬間恢復了平靜，看似座雕像。目光冷漠，言語雖然充滿善意，卻毫無溫度。我退離他；因為當我看著他時，走廊的幻象似乎在我們之間升起。我忍耐許久，試圖從他尋找安慰；我怕冒犯他才表現如此乖巧安靜，但最終還是爆發了。

「哦，我受不了了！」我哭著說：「讓我離開，讓我出去，去花園，去任何地方都好！此處充滿了幻象。我到處都能看到它。閉上眼睛也無法抵抗！哦，讓我出去！」

祭司回答道：「不要反抗幻象。這來自聖所，來自最神聖的內殿。這標誌著你與眾不同，將受我們尊敬和愛戴。但你必須制伏內心的叛逆。」

我沈默了。這些話像寒冷的冰柱壓著我的靈魂。我不解其意--事實上，我根本不可能理解；但仍敏感地感受到了話中的寒意。在深長的停頓後，我努力將思緒從腦海中驅逐，以擺脫我的恐懼。一個回憶突然湧現，減輕了沉重的心情。

「昨天花園裡看到的那個黑人在何處呢？」

「什麼？園丁塞布阿！他在自己的房間裡睡覺。但天一亮，他就會起身到

花園裡去。」

「我能和他一起去嗎？」我焦急地問道，甚至像祈禱班般緊握雙手，生怕被拒絕。

「去花園？如果你如此不安，那麼清晨的露水和新鮮花朵定能舒緩你身上的煩躁。等黎明破曉，我就叫塞布阿來接你。」

這請求如此順利應允，使我深深地松了一口氣。我轉過身去，閉上眼睛，一動不動地躺著，努力讓自己遠離一切恐怖的景象或想像；幻想當我離開這個封閉、人工香劑的房間後，便能快樂的呼吸外面甜美而自由的空氣。

我一言不發，耐心地等待著，而祭司一動不動地坐在我身邊。似乎經過了數小時的疲倦之後，他總算起身熄滅了銀燈。一束昏暗的灰光從高處窗戶照進了房間。

「我去叫塞布阿來找你。」他轉身對我說：「記住，這是你的房間，今後將屬於你。記得在晨禮之前回到這裡，會有新進弟子帶著浴盆和油為你沐浴。」

「我要怎麼知道何時該回來呢？」想到自己在奇異命運下成為如此重要的人物，不禁感到害怕。

「你用完早飯再回來就好，那時有個鐘聲；此外，塞布阿會告訴你。」說完他就離開了。

我滿心歡喜地想要吸入新鮮空氣，使我疲憊不堪的身體恢復活力；我渴望看到塞布阿那張奇特的臉，以及他消除醜陋的甜美微笑。自從我和母親分別後，這好似我見過的唯一人臉。

我檢查自己身上的亞麻布衣服，隨時都能同他前往。是的，這純白的衣服讓我極為自豪，因為我從未穿過如此精緻編織的衣服。一想到能再次見到塞布阿，我的心又恢復了平靜，躺在床上無所事事地看著我的衣服，不知道母親對這身穿搭作何感想。

沒過多久，一陣腳步聲使我從白日夢中驚醒；門口出現塞布阿的奇特面孔，黑色的身影向我走來。他長得很醜--是的，很粗野--是的，黑乎乎的，外表一點也不白皙。然而，當他走進來看見我時，臉上又綻放出我所記得的笑容。他是人類—充滿愛心！

我從床上起身，向他伸出雙手。

「塞布阿啊！」他臉上的溫柔讓我這個傻孩子淚流滿面--「塞布阿，我為什麼會在這裡？為什麼他們說我與眾不同？塞布阿，告訴我，我是不是又要看見那可怕的形體了？」

塞布瓦來到我身邊跪了下來。當敬畏之情湧上心頭時，跪下是再自然不過了。

「我的孩子，」他說：「上天賜予你一雙未封之眼。勇敢地擁抱這份天賦，在這不幸國度的黑暗降臨時，你將成為我們一盞明燈。」

「我不想如此。」我焦躁地說。我不怕他，我必須表達我的叛逆：「我不想做任何奇怪的事。我為什麼會看到那可怕面孔？它現在還在我眼前晃動，遮住了白天的光線。」

「跟我來。」塞布阿說。他站了起來伸出他的手，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來吧，我們到花園去，等清新的空氣冷卻你的額頭後，我們再來談論這些事。」

我興致勃勃地起身，牽他的手穿過走廊，通過一扇門進入了花園。

我該如何描述清晨空氣帶給我的興奮感呢？這比過去大自然帶來的愉悅都要強烈得多。我不僅擺脫了陌生的僻靜和薰香環境，我那過度受驚、亢奮的心也得到了無盡的冷靜和安慰，重新感受神廟門外的世界，依然美麗和自然。

塞布阿看著我的臉，似乎通過微妙的共感察覺到我模糊的想法，向我解釋。

「太陽依舊燦爛地升起，」他說：「花兒依舊敞開心扉問候。敞開你的心房而心滿意足吧！」

我沒有回應他。我還年輕且未受過教育。我不知道如何言語回應，但當我們穿過花園時，我擡頭望向他的臉，我想我的眼睛一定傳達了含義。

「我的孩子，」他說：「只因你在夜晚時進入黑暗，不代表黑暗背後沒有光明。如同你晚上就寢時，不會害怕見不到明早的太陽。你已進入了比黑夜更深的黑暗，但你將看到比這更加明亮的太陽。」

我雖然在腦海中反覆思考他的話，但仍百思不得其解。我也沒說話，因為甜美的空氣和得到人類的同情對我來說已經足夠了。我不在意他說的話，也不在意是否理解自己的處境，至少我已走出來呼吸欣鮮空氣了。我只是個孩子，神清氣爽的喜悅讓我忘記了一切。

這如此的自然；今天的大自然都充滿了魅力。然而，就在我要回歸大自然的懷抱時，我卻突然被帶離。

去哪兒？唉！我怎麼知道呢？世界上語言詞彙不足，無法描述那些位於所謂自然圈外的真實事物。

我確定雙腳踏的是綠草地，但我能確定我不曾離開此處嗎？我能確定塞布阿站在我身邊嗎？我按了按他的手。是的，他就在那裡。然而，我感覺大自然已經拋棄了我，讓我回到令人害怕的視覺與聽覺的世界。

我什麼也沒看到，什麼也沒聽到，而是驚恐地站在那裡，如暴風雨前顫抖的樹葉。我將會看到什麼？是什麼在我身邊？是什麼在我眼前蒙上了一層雲霧？

我閉上了眼。我不敢看。我不敢面對周圍昏暗的現實。

「睜開眼睛，我的孩子，」塞布阿說：「告訴我，我們的聖母（精神智慧）在那裡嗎？」

我睜開眼睛，害怕看到那黑夜中使我恐懼的臉。總是妄想著那憤怒笑容仰起靠近我，還好沒有--一時間我什麼也沒看見--我松了一口氣。我的內心又立刻充滿了喜悅。塞布阿不知不覺地把我帶到蓮花池旁；我看到了一位美麗的女人，一如既往地彎腰喝著清澈流動的水，金色的長髮半掩她的臉。

「對她說話吧！」塞布阿喊道：「我從你的臉上看出她就在你面前。哦，

對她說話吧！她還沒有對這一代的祭司說過話--對她說話吧，我們確實需要她的幫助！」

塞布阿像昨天一樣跪倒在我身邊。他的臉上充滿了誠摯與光彩，眼中流露祈求。當我凝視著他的雙眼時，我不自覺地放鬆癱軟，無法說出為何如此，那個金髮女人似乎呼喚著我，又或者是塞布阿將我推向她。我的身體並沒有離她更近，然而在我意識裡，我似乎站了起來，向著荷花池移動，直到我觸碰到她落在池水面的衣服。我擡頭望向她，但我看不到她的臉。臉散發著光芒，如同望向太陽般。然而，我感覺到她的手撫摸我的頭，她說了一些話悄悄進入我的腦海中，我幾乎沒有察覺我聽到了這些話。

「開眼的孩子，」她說：「你純潔的靈魂，肩負沈重的使命。若你親近充滿光明的我，我將為你指明前行的道路。」

「母親，」我說：「那黑暗是什麼？」

我不敢把問題說得太清楚。只要我提起那張可怕的臉，它就會憤怒地出現在我面前。當我開口後，感覺到她手中傳過來的一股震顫。我以為她要對我發怒，但她的聲音如同雨滴般甜美，柔和地進入我的意識，一種神聖的感受，如甘霖降臨久居乾旱之地的人。

「黑暗並不可怕，當靈魂在光明中變得更強大時，黑暗就會被征服和驅逐。我的孩子，這個神廟最內的聖所是黑暗的，因為那裡的信徒無法忍受光明。此世界的光被排除在外，從而能被精神之光所照亮。但那些盲目的祭司卻躲在自負中，用黑暗的產物自我安慰。他們嘲笑我的名字；告訴他們，我的孩子，他們的女王在黑暗領域中毫無影響力。他們沒有女王，他們沒有嚮導，只有盲目的欲望，這是你要傳達的第一條訊息。他們不是要求你傳達嗎？」

此刻我完全被她吸引住了。我緊緊抓住她的衣擺，但雙手無力；當我鬆開抓握時，也失去了對她的覺知，感到一種難以忍受的身體不適。當我從她抽離時，雙眼無助地閉上了，費足了力才睜開。眼前只有蓮花池，池中盛開著花之後，優雅的漂浮。陽光灑在她們金色的心上，散發著金髮的顏色。當我徘徊在夢境的邊緣，一個充滿憤怒的聲音喚醒了我，某種緩慢且刻意的語調。

我轉過頭，驚訝地看到塞布阿站在兩個新進弟子中間，低著頭，雙手交叉。我旁邊站著大祭司阿格馬赫德和卡門；阿格馬赫德正在和塞布阿說話。我很快就明白他受指責是因為我，但我不知道他做了什麼。

阿格馬赫德和卡門站在我的兩側。我明白我要走在他們之間，默默地向神廟走去，再次進入陰暗的大門。

第五章

我被領進祭司們用早飯的大廳。空無一人；但阿格馬赫德和卡門仍在一扇窗邊低語交談，兩個新進弟子帶我到桌邊一處，端來了油糕、水果和牛奶。這些年輕人如此侍候我，讓我覺得奇怪，他們不發一語，深得我的敬畏，因為他們肯定比我更了解神廟的可怕奧秘。我一邊吃著糕點，一邊思索為什麼他們不和我說話，也不和我見過的任何一位新進弟子說話；在神廟裡度過的短暫時光，我從未和他們之一獨處過。即便是現在，阿格馬赫德和卡門仍留在房間裡，那些服務我的年輕人臉上帶有恐懼的沈默。這被盯著的恐懼不像受是來自普通老師，而是某種擁有多重視野、且具有魔法洞察力的觀察者，無法被欺騙。這兩位年輕人的臉上沒有一絲表情。如機器人一樣。

食物減輕了疲憊感，用完餐後，我急切地站起來望向高處的窗戶，想看看塞布阿是否在花園裡。但阿格馬赫德走了過來，擋在我和窗戶之間，用那種令人畏懼且不動如山的眼神凝視著我。

「跟我來吧。」他說完轉身便走；我垂頭喪氣地跟在他後面，失去了所有的活力和希望；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凝視著那件白袍的下擺繡花，如此平穩地滑行，有種說不出的厄運之感降臨。

我的厄運！阿格馬赫德是神廟的典範祭司，是大祭司中真正的領袖。我的末日。

我們沿著走廊直直走，從神廟的大門通向內殿。這個地方馬上讓我充滿了恐懼，即便陽光從門縫裡射進來，也嘲弄著不可言喻的影子。然而，我對阿格馬赫德的懼怕由甚，獨處時我只能完全沉默、順從地跟著他。我們穿越走廊，每步都離那扇可怕的門更近一些，那可怕的黑夜身影就是來自那裡。我驚恐地掃視牆壁，如同受苦的靈魂見到精神拷問器具。望著即將到來的厄運，必然會集中注意力凝視。在盲目的恐懼中望著長廊的牆壁，在我的想像中，長廊逐漸合攏，將明亮、美麗的世界隔絕開來。

這光滑而可怕的牆壁，走近時，有一扇小門與內殿的門成直角。這小門不容易引起注意，只有種不自然的緊張感；走廊的這一端確實很暗，與先前另一端的燦爛陽光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我們走近這扇門。門在走廊的牆壁上，與內殿的牆壁成直角。

腳步違背我的意願前進；我想要的是回到陽光下，那鮮花綻放的美麗世界。生命是光輝燦爛的現實，而不是這不可想像的可怕夢境！

無論如何，阿格馬赫德站在門旁，手放在門上，轉過身看著我。

「不用害怕，」他用平和的語調說道：「這內殿是我們家園的中心，讓我們充滿力量。」

阿格馬赫德鼓勵我的方式如同首次在花園裡那樣。我費力地抬起頭，想知道他美麗面容是否真心鼓勵我。但看到的只是那藍眼睛令人難以忍受的平靜；如此無情，一動不動：我的靈魂驚駭不已，那雙眼裡完全是捕食野獸的殘忍。

他轉過身打開門，進入後扶著示意我也進來。我跟在他後面--是的，雖然我想退縮，但雙腳還是引領我走向深淵。

這房間的屋頂低矮，牆壁高處上有扇寬大的窗戶，照亮了房間。有個綴滿豐富樣式簾子，一側放著一張矮床。當我看見那張床時，突然驚呆；我不知道為什麼；後來立刻想到那是我昨晚睡過的床。儘管房間裡的豪華裝飾目不暇給，但我已無此心思。我只是心驚膽戰地想，為什麼我睡過的床會從房間裡搬來這？

我迷失在猜想中，突然意識到寂靜--完全的寂靜--和孤獨。

我突然驚覺轉過身。

是的！只有我一個人。他走了，可怕的阿格馬赫德祭司，他一聲不吭地走了，把我留在了這個房間裡。

這意味著什麼呢？我走到門前試著打開，但被緊緊關閉並上了門。

我成了一名囚犯。但這意味著什麼呢？我環顧了一下巨大的石牆，瞥見高處的窗戶，想到可怕的內殿就在隔壁，忍不住撲倒床上掩住我的臉。

躺了好幾個小時，不敢起來，也不敢驚動任何人。我只能遵從阿格馬赫德祭司湛藍無情的雙眼，別無選擇。我躺在床上，緊閉雙眼，不敢面對獄中的一切，並祈求黑夜永遠不要來臨。

雖然我不知道我和塞布阿在花園裡度過了多久，但我可以肯定的是，現在還是大白天。太陽高掛，陽光透過我的窗戶灑進來。一段時間過後，我轉過身來，突然驚慌的四處張望。我覺得有人在房間裡，但都沒看到人影，除非是藏在布簾後面。

不，只有我一個人。當我鼓起勇氣仰望窗外明耀的陽光時，我意識到陽光確實還存在；儘管我經歷了可怕的事情，但我就只是一個喜歡陽光的孩子。

這種吸引力非常強烈，激發我爬上高窗向外看的願望。我想到這一點就熱血沸騰，也無法解釋為何我如此渴望這麼做，或許就像一般男孩腦中好奇且固執的念頭。無論如何，我從床上起身，將恐懼拋到九霄雲外，有了一個足夠幼稚的目標來吸引我。牆壁非常光滑，但我打算站在窗下的桌子上，用手搆到窗臺，挺起身子看向窗外。我很快爬上了桌子，但臂展也只能勉強夠到窗臺。我跳了一下，正好抓住了窗臺，成功地把自己挺上去。此刻令人雀躍，我滿心想再看到花園。

窗外雖然沒有什麼可怕之物，但也馬上澆息了我的興致。花園不在此處。從窗戶望去，是一小塊方形的土地，四周高聳無門窗的牆。這顯然是神廟內的圍牆，而不是外牆。柱子和屋頂聳立四周，將此空地圍住。牆壁上空無一物，我的窗戶是唯一的窗戶。

這時，我聽到房間裡有微弱的聲響，我趕緊跳到桌子上，驚恐地四處張望。聲音似乎傳自厚重垂簾的後方，此簾遮住了一面牆。我屏息站立，即便在這大白天和艷陽下，我還是害怕即將看到的東西。我不知道除了剛進來的門以外，竟然還有其他入口，我不敢奢望會出現一位正常人！

然而，這些擔憂很快煙消雲散，簾子稍微後掀，是一位我從未見過的黑袍新進弟子。他躡手躡腳地甚是奇怪，但我不怕他，因為他手裡拿著一朵輝煌的皇家白蓮花。我從桌子上跳了下來，朝他走去，眼睛盯著那朵花。當我靠近他時，他低聲快速說道：「這是塞布阿給你的.....好好珍藏，但不要讓祭司看到。」

珍惜這朵花，它會在你需要的時候幫助你；塞布阿要你記住他對你說過的一切，最重要的是，要相信自己對於真正美麗事物的熱愛，相信自己天生擁有的好惡。這就是我要傳達的訊息。」他說完就退到幕簾後面。「我是冒著生命危險來的。你千萬不要靠近這扇門，也不要讓人知道這扇門的存在。這扇門通向大祭司阿格馬赫德的私人房間，膽敢進入的話將面臨無法承受的懲罰。

「那你怎麼進來的？」我好奇地問。

「所有的祭司正在舉行晨禮，我悄無聲息地逃脫來到這裡。」

「告訴我，」我喊道，我拉住焦急想從門出去的他：「為什麼塞布阿沒有來？」

「他不能來，他被嚴密的監視，無法靠近你。」

「為什麼會這樣？」我驚愕地問道。

「我也不知道。」新進弟子說著，將我緊握他的衣服抽走。「記住我說的話。」便匆忙將關上門，就這麼突然的出現又消失。當我回過神來，感覺快被厚重簾幕悶個半死，便將簾幕推到一邊，手持蓮花回到到床邊。

我的第一個念頭，不是去思考那些我必須記住的話，而是將此珍貴花朵置安全的地方。我溫柔地捧著它，彷彿它是我所愛之人的形體。我焦急地四周張望，尋找合適的地方保存它不被人看見。

我匆忙地審視，發現床頭後面有一個角落，在簾幕落下後還有點空間。至少我能暫時放在這裡，有換氣的空間，除非把整個簾幕移開，且不不會有人看見它。況且它在我床的後方，就更不容易發現。我匆匆的放在這裡，不敢拿在手上，生怕儀式結束後阿格馬赫德進來。藏好後，我四處尋找裝水的容器，若不提供它深愛的水元素，它就無法長久成為我的朋友。

我找到一個裝了水的小陶罐，並將花放在裡面，但若祭司發現陶罐不見的話我該怎麼辦？面對這種緊急情況，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只希望到時能獲得靈感，避免塞布阿再次咎責；雖然我仍不知原因，但顯然他先前因我而受到了責備。

我坐在床上，一心想靠近我心愛的花朵。我多麼想把它放在陽光下，陶醉於它的美麗之中！

一天就這樣過去了。沒有人來找我。太陽從我的窗前逝去，傍晚的陰影悄悄降臨。我還是一個人。即將到來的夜晚沒讓我感受到痛苦的恐懼。因我的內心充滿了深深的平靜，或許因長時間不受打擾，或因那美麗而不可見的花造成；那花一直在我眼前，散發著耀眼的光芒，嬌艷欲滴。前一晚那無法驅除的幻覺再也沒出現了。

天已昏黑，通往走廊的門打了開來，阿格馬赫德走進來，身後跟著一位年輕祭司端著食物，以及一杯散發著奇怪甜味的糖漿。若不是飢渴難耐，我根本不會從床上站起來。我已長時間昏沈且沒有進食。因此，我急切地站了起來，先喝了他端給我的糖漿，突然明白自己有多疲憊。

阿格馬赫德看著我喝下它。當我放下杯子時，擡起頭，用一種反抗眼神看著他。

「若將我獨自留在這間屋子裡，」我大膽地說：「我會瘋掉的。我這輩子

從來不曾獨處這麼久。」

我在突然的衝動下說出這些話。剛才漫長的孤獨時光似乎沒有那麼糟糕；但此時我意識到這種孤獨的邪惡之處，說出了我的感受。

阿格馬赫德對年輕祭司說 --

「把食物放下，去將我外室床上的書拿來。」

他遵從指示離開，阿格馬赫德一句話也沒跟我說；在我說出心中之言後，並沒有如預期地遭受處罰，於是從盤子裡再拿起一塊油糕，興高采烈地享用。

五年後的我絕不敢這樣對待阿格馬赫德，在反抗他後不可能還吃得下食物。但此時的我年輕而極度無知，事不關己且有些亢奮。我看不出那祭司的智慧有多深，又多嚴酷無情。我怎麼會知道呢？我太無知了。我也不知道他殘忍的目的和意圖，完全蒙在鼓裡。我只是清楚地意識到，這並非我想要的神廟生活，如果往後仍不幸如此，我已萌生了逃離神廟的幼稚念頭（即便是沿著可怕的走廊往下走去）。然而我尚未意識到自己已被嚴加看守。

在我吃喝的時候，阿格馬赫德不發一語。不久，年輕祭司開門走了進來，手裡拿著一本黑色大書。他把書放在桌子上，阿格馬赫德指示他將桌子拉近我的床。隨後，他將房間角落的一盞燈放在桌子上，點亮了燈，阿格馬赫德開始說話：

「讀這本書你就不會感到孤獨。」

說完便轉身離開房間，年輕祭司緊隨其後。

我立刻打開了它。現在回想，當時的我和大多數男孩一樣充滿好奇，任何新事物都會暫時吸引我的注意力。我翻開黑色的封面，凝視著第一頁，頁面色彩斑斕，我欣喜地看了一會兒才開始拼起字母。字從灰色背景中脫穎而出，如此鮮艷，宛如火焰。標題是「魔法的技藝與力量」。

這完全是無稽之談。我是個沒受過什麼教育的孩子，阿格馬赫德怎麼會認為這樣的書能消解我的孤獨。

我漫不經心地翻閱此書，無法理解其中詞彙跟內容。拿這本書給我真是荒唐透頂。我打了個大大的哈欠，正要闔上書重新躺在床上時，驚訝地發現我並非獨自一人。桌子旁站著一個穿黑衣服的男人。他認真地看著我，我回過頭來看他，他似乎又退離我。我不知道他是如何悄無聲息地走進來靠近我。

第六章

「你想要什麼嗎？」那人用清晰但非常低沈的聲音說道。

我驚訝地看著他。從他的衣著來看，似乎是個新進弟子；但他說能滿足我的願望，語氣也不像個僕人。

「我剛吃過東西。」我回答道：「我不想要任何東西，只想離開這個房間。」「這個願望快就能達成，」他平靜地回答：「跟我來。」

我驚訝地瞪大眼睛。這個新進弟子想必清楚我的處境，怎敢如此違背阿格馬赫德的旨意呢？

「不，」我回答：「大祭司把我囚禁在這裡，如果他發現我逃跑，我可是會受到懲罰的！」

「來！」他只回答這一句，命令般地舉起一隻手。我感到身體疼痛，大聲哭了起來；我不知道為什麼。然而，我感覺被一個鉗子緊緊抓住，被某種難以承受的力量鉗住並搖晃著身體。不久我就站在了神秘訪客的身邊，手緊緊地握著他的手。「別回頭看！」他喊道：「跟我來。」

我跟在他後面。到了門口時，我忍不住想回頭看，費了好大的勁才成功。

難怪他叫我不要回頭看！難怪他想趕快把我從房間裡帶走，因為我目光一回望，立刻著迷，不斷凝視，抵抗了他鋼鐵般的抓握。我看到了自己--或者說無意識的身體--於是我突然明白，我的同伴不是世間人--我又進入了陰影之地。

更大的驚奇吞沒了此情景，幫助我抵抗試圖將我拉出房間的力量。

我躺在床上，看到了蓮花女王向前彎腰，如我初次見到她時，彎腰喝水的迷人垂態。

我聽到她說話。她的聲音傳到我耳邊，如水滴落下，也如噴泉水花。

「醒醒吧，沈睡者--別再做夢了，也別留在這詛咒中。」

「聖母，我服從你。」我在內心喃喃自語，一瞬間，一團迷霧似乎包裹著我。我的意識很模糊，但為了遵從美麗女王的旨意，我努力恢復我的自然狀態。我逐漸恢復了意識，疲憊而沈重地睜開眼睛，看到的是一個荒涼空蕩的房間。那位新進弟子離開了我--這一點我很高興--但是，唉！蓮花女神也離開了我。房間顯得空蕩蕩的，環顧四周，我的心情十分沈重。在我幼小的心靈中，說她是女王，不如說是位美麗的母親。我渴望她溫柔的存在。但她不在我身邊，也不在那對我隱藏的房間裡。不在視線範圍內，靈魂也感受不到她。

我無精打采地站了起來，最後的掙扎讓我疲憊不堪。我親愛的花就藏在床後面的角落。我將簾子先掀開了一點，想看看我的寶貝。唉！它美麗的頭已經垂下！我急忙跑上前去，確認我確實給它澆了水。是的，它的莖深深地插在下部。然而，花兒卻無生氣的垂落，莖無力地倒在容器的邊緣。

「我的花兒，」我跪在它身邊喊道：「你也離開我了嗎？--我多麼孤獨啊！」

我從容器中取出那無精打采的花，放在我的胸前長袍內，頓時感到心灰意冷，再次躺到上，閉上眼睛，努力讓自己的視野變暗，從而不再看見幻象。

要如何辦到呢？如何隱蔽內在之眼中的幻象？可怕的天賦，連黑暗也無法遮蔽的視力。當時不知道該怎麼辦。

經過漫長而寂靜的休息，夜幕已降臨大地，一道銀色月光從高窗射入房間。在那道光中，我看到了白衣下擺，繡著金色花紋。我認得那花紋--我慢慢地擡起眼睛，預期看見阿格馬赫德，且確實如此。他就站在昏暗的陰影裡；即便臉不可見，也能從舉止認出他。

我一動不動地躺著，但他似乎一眼就知道我醒了。

「起來。」他說。我站在床邊，恐懼的睜眼盯著他。

他說：「喝掉你身邊的那杯。」我看了看，發現杯子裡盛滿了紅色液體。我喝了下去，盲目地希望這能帶來力量，以承受今夜註定遭逢的磨難。「來吧。」他說道。我跟著他走到門口。我迷迷糊糊地向窗外看了一眼，心想著新鮮空氣和自由也許就在眼前。突然，一種柔軟的物品蒙住了雙眼。我在驚奇和恐懼中保持沈默；我被人攬扶著，小心翼翼地向前走。想到那一定是阿格馬赫德的手臂時，我不禁顫抖，但我還是接受了這種接觸，知道自己無力抵抗。

我們緩緩前行；離開了的房間，並往外走了一段距離，蒙住的雙眼使我無法猜測究竟走了多遠，朝哪個方向。

我們在一片寂靜中停下腳步；環繞著我的手臂移開了，眼睛上的繩帶也拿下。映入眼簾的是完全的漆黑，我得舉起手才能確認眼睛上是否還有遮蔽物。眼睛確定是睜開的，但眼前是深不見底的黑暗空牆。我的頭腦疼痛且眩暈，剛喝下的濃烈糖漿讓我思緒混亂，試圖回神認清自己的位置。

突然間，我意識到身邊多了一個人。我沒有退縮。我知道她是美麗的，是友好與光榮的。有一種渴望激勵著我，一種無法描述的感覺，彷彿我的靈向未知存在靠攏。

在寂靜中，我耳邊傳來低沈甜美的話語。

「告訴阿格馬赫德，他違反了律法。只有一個祭司可以進入內殿，不能再多了。」

我認出了是蓮花女王流水般的聲音。雖然我不認為有其他祭司在場，我仍不加猶豫地服從我的女王。

「只有一位祭司可以進入內殿，」我說：「不能再多。阿格馬赫德在此處違背了律法。」

阿格馬赫德用莊嚴的語調回答道：「我請求聆聽女王的聲音。」

「告訴阿格馬赫德，」女王的聲音傳出，我的靈魂和身體不禁顫動：「如果我能在她面前顯露自己，我就不需透過你傳話了。」

我重覆了她的話。他沒有回答，但我聽到一陣腳步聲，門輕輕地關上了。隨即一隻柔軟的手觸碰了我，胸前也微弱的發光。一時間，那只手伸進我的衣服，想取出藏在裡面的枯萎蓮花，我沒有試圖阻止她。擡起頭時，一束光吸引了我，蓮花女王站在我面前。我童稚的心靈已開始稱她為女王，她隱約被一層朦朧的霧氣所包圍，但仍足夠清晰，近在咫尺，令人喜悅。她懷裡緊擁著那朵枯萎的花。它逐漸消逝，越來越暗淡，最後完全消失了。但我並不為此感到遺憾，因為隨著花朵的凋謝，女王在我的視線中變得更加明亮清晰。花完全消失

後，她清晰鮮明地站在我的身邊，被她自己的光芒所照亮。

「毋需再感到害怕，」她說：「他們傷害不了你，因為你已經進入了我的氛圍中。雖然他們將你關進了罪惡和虛假的地牢，但不要害怕，去觀察一切，記住你所看到的一切。」

她自信而親切的話語照亮了黑暗。我變得勇敢，充滿力量。

她伸出手，輕輕地撫摸著我。這種觸碰使我體內充滿了火，勝過任何感受過的溫暖。

「埃及的王室之花棲於聖水上，純潔與平和是永恆的安息地。我是此花之靈；受真理之水滋養，由天堂的氣息--愛--所形成。但我在塵世上的安息地正迅速墮落，驅逐了天上之光，即智慧；我的愛之翅膀仍在其上撫育。王室蓮花之靈無法長久生活在黑暗中；如果太陽離開了，花朵就會雕謝。記住這些話，孩子，刻在你的心上，當你的心智能理解時，這些話將啟發你。」

「請你告訴我，」我說：「我何時才能再去看那些蓮花呢？明天陽光明媚之時，你能再帶我去嗎？天色已暗，我累了，我可以睡在你腳邊，明天再和你一起去花園嗎？」

「可憐的孩子，」她說著，彎腰靠近我，氣息撲面而來，甜美的如野花芳香：「他們讓你了多少的苦啊！在我懷裡休息吧，你將成為我的先知，成為我所愛之處的啟蒙者。你的眉間將鑲嵌著如珠寶的力量和健康。我會守護你，睡吧，孩子。」

我聽從她的吩咐躺了下來，雖然我知道我躺在冰冷堅硬的地板上，但我感覺頭倚靠著柔軟、充滿磁性、舒緩的手臂，陷入了深深的、無夢的、不受干擾的沈睡中。

當晚，阿格馬赫德在他的秘密記錄本中只寫了兩個字：「無效。」

第七章

當我醒來時，手中握著一朵白花，美麗得令人歡喜。我凝視著花，感到神清氣爽與滿足，我將半開的蓮花緊貼唇邊，如同睡在母親懷中，親吻我的嘴。我沒去想怎麼會得到這朵花，而是因其美麗而歡喜。它讓我知道，我的女王，我唯一的朋友，確實在守護我。

突然有人進來了房間，她並沒有透過門，而更像是從陰影中出現。我躺在房間床上。我不知道我是如何、或在哪裡度過此黑夜，我認為是他將我抱回床上的。我很高興回到此處，也很高興看到這位向我走近的孩子。她比我年輕，如陽光般燦爛。她走近我，停了下來伸出手。

「把花給我。」她說。

我猶豫了一下，這朵花讓我如此快樂，但我無法拒絕她，因為她笑了，神廟裡到現在還沒有人對我笑過。我把花給了她。

「啊！」她叫道：「葉子上有水！」便厭惡地把它扔掉。我生氣地從床上站起來，急忙去搶救我的寶貝。那孩子立刻又搶了過來，笑著從我身邊逃跑。我以最快的速度奔跑跟上去。我只是個孩子，像個孩子一樣追著她。我很氣憤，決心不讓她得逞。我們飛快地穿過這無人的大房間，那孩子穿梭於巨大簾幕，我像鄉下孩子一樣敏捷地跟在後面。突然，我撞上了一堵堅固的石牆。我一直緊跟在後，她怎麼可能成功逃脫呢？一股盲目的憤怒襲來，轉身發現阿格馬赫德祭司就站在我面前，我頓時噤若寒蟬。我做錯了什麼嗎？不可能，因為他在微笑。

「跟我來。」他的語氣非常溫和，因此我毫不畏懼地跟著他走。他打開了一扇門，一座開滿鮮花的方形花園映入眼簾，周圍籬笆也花團錦簇。到處都是孩子，全速地跑來跑去，玩著我不懂的複雜遊戲。他們人多勢眾，跑得又快，起初我還有些茫然，但突然間，我看到了那位拿走花的孩子在其中。她把花別在裙上，看到我時露出了嘲弄的笑容。我立刻進入了人群中，不知怎麼的，我竟能遵循這場遊戲或舞蹈的規則。我根本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雖然我能正確地移動，但說不出他們追求的目標是什麼。我追逐著女孩的身影，緊隨在後。她是如此的敏捷，雖然我「跟我來。」他的語氣非常溫和，因此我毫不畏懼地跟著他走。他打開了一扇門，一座開滿鮮花的方形花園映入眼簾，周圍籬笆也花團錦簇。到處都是孩子，全速地跑來跑去，玩著我不懂的複雜遊戲。他們人多勢眾，跑得又快，起初我還有些茫然，但突然間，我看到了那位拿走花的孩子在其中。她把花別在裙上，看到我時露出了嘲弄的笑容。我立刻進入了人群中，不知怎麼的，我竟能遵循這場遊戲或舞蹈的規則。我根本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雖然我能正確地移動，但說不出他們追求的目標是什麼。我追逐著女孩的身影，緊隨在後。她是如此的敏捷，雖然我未能接近她，但我很快就喜歡上了這動感、刺激、歡快的面孔和笑聲。無數芬芳花朵讓我心曠神怡，我開始熱切渴望能將之擁有。心念著這些花兒，我忘記了蓮花，在舞蹈的迷宮中匆匆前行。我向自己許諾，舞蹈結束後要摘取一大簇鮮花；此時我不害怕阿格馬赫德

或他的脾氣，即便這個花園是他的。突然，我聽到一百個孩子的歡呼聲：

「他贏了！他贏了！」

是一個金色的球，很輕很輕，我能將它拋向遠方的天空，但總會回到我高舉的手中。其他人在叫喊時，我發現它就在我的腳下，我馬上就知道球是我的。此時，我身邊的人都消失了，只剩下拿走我蓮花的孩子。蓮花已不在她的衣服上了，我也忘記了它。但她在笑，我看著她也笑了。我把球扔給她，她又扔回給我，在花園裡扔來扔去。

突然，響起一陣清脆響亮的鈴聲。「來吧，」她說：「要上學了，來吧。」她抓住我的手，將球扔開。我渴望的看著球。

「那是我的。」我說。

「它現在沒用了，」她回答道：「你必須獲得另一個獎賞。」

我們手牽手奔跑，穿過另一個花園，來到一個我從未見過的大房間。先前一起玩耍的孩子們都在這裡，也有其他人。房間裡的空氣沉重而甜美。我剛從長眠中醒來，本不疲倦，早晨的陽光也正清新，但一進入這個房間卻使我疲憊不堪，頭也開始發燙。

我聽著周圍孩子們的聲音，很快就睡著了。當我醒來時，又聽到花園裡的呼喊：「他贏了！他贏了！」

我站在王座上，一個高聳的大理石座位。我能聽到自己的聲音在空氣中回蕩。我一直在說話。孩子們圍著我，聚在大理石周圍和座位上。我記得帶我來這的孩子曾說，老師就站在這個王座上。那這些孩子怎麼會在這裡呢？我定睛一看，原來這滿屋子的都是祭司！他們正聆聽教導，靜靜地站著，一動不動。我再次聽到孩子們喊道：「他贏了，他贏了！」不知為何，我立即從王座上狂奔下來。當我站在地面時，孩子們都不見了。我只見到那個帶我來的孩子。她站在王座上，歡快地拍手笑著。我好奇是什麼讓她如此高興，低頭一看，我站在一圈白袍祭司中間，跪在額頭觸地。這什麼意思？我不知道，驚恐地站在原地。突然間，那孩子回答我的疑問喊道：「他們崇拜你！」

這使我震驚，但另外一件事更讓我更驚訝：似乎只有我聽得到她的聲音。

第八章

我被帶回自己的房間，年輕祭司送來了食物。我很餓，已許久未進食，食物又精緻。年輕祭司獻上食物時單膝跪地；我驚奇地看著他們，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做。許多人奉上了我從未見的水果、豐富糖漿和精緻甜點，還有鮮花。一簇花置於我旁邊，將盛開的花叢置於牆邊。這讓我高興地叫出聲，同時看到阿格馬赫德站在簾幕的陰影裡。他的眼睛盯著我，冷冷古怪地笑著。但我已不怕他了，而是充滿了新的喜悅，使我大膽起來。我走向一朵朵的花，親吻著花朵。花香彌漫了整個房間。我很高興，也很自豪，不用害怕這個冷酷的祭司了，他如大理石雕刻般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這顆畏懼之心緩解了我童稚靈魂的痛苦。

他轉身消失了。我看到了我身邊的孩子。「看，」她說：「我帶來了這些花給你。」

「是你！」我驚呼道。

「是的，我告訴他們你喜歡花。這些花茁壯甜美，生長於泥土中。你累了嗎？不然不我們出去玩？那花園是我們的，球也在那裡。有人幫你拿回來了。」

「告訴我，」我說：「為什麼一眾祭司今天要向我下跪。」

「你不知道嗎？」她好奇地看著我說：「因為你今天在王座上講課，說了好多祭司才聽得懂的睿智話語，而孩子們聽不懂。我們只看到你贏得了大獎。你將贏得所有的獎品。」

我坐在床上，雙手抱著頭疑惑地看著她。「但我怎麼不知道自己做了這件事呢？」我問道。

「當你不掙扎的時候，你會變得偉大；當你不自知時，你會贏得所有的獎項。如果你保持安靜而快樂，你會受到所有祭司、甚至最輝煌祭司的崇拜。」

我一時驚訝的說不出話來，然後我說--

「你還小，怎麼會知道這些？」

「是花兒告訴我的，」她笑著說：「它們是你的朋友。這些都是事實。現在來和我玩吧。」

「還不行，」我說。頭又熱又沈，心中充滿了疑惑，聽不懂她在說什麼。

「我不可能在王座上傳授知識。」我呼喊道。

「你確實這麼做了！大祭司們可怕的臉還朝地，向你鞠躬。因為你告訴他們如何舉行一些奇怪的儀式，且你也將參與。」

「我！」

「是的，你告訴他們你須穿著怎樣的服裝、如何準備、在為你穿上時應該說出什麼話。」

我饒有興趣地看著她。當她說完時，我問道：「你能告訴我更多嗎？」

「你生活需充滿大地所滋養的花朵，並經常與孩子們共舞。歐，還有很多，但關於儀式的內容我不記得了。你很快就會知道了，儀式就在今晚舉

行。」

我突然間從床上驚起，充滿了恐懼。

「別害怕，」她笑著說：「我會陪著你。我很期待，雖然我屬此廟，但我從未被允許參加任何神聖儀式。」

「你是這裡的一員！但他們怎麼聽不見你的聲音？」

「他們還看不到我呢！」她笑著說：「只有阿格馬赫德能一直看到我，因為我屬於他。即便如此，我無法和他交談。我喜歡你，因為我可以和你交談。來吧，我們出去玩。花園裡的花和這些花一樣美麗，球也在那裡。來吧。」

她拉著我的手，我們靜悄悄地走著，任由她牽握，因為我還在沉思。外面的空氣清新甜美，花朵鮮艷，陽光溫暖，我很快就在幸福中遺失了思緒。

第九章

夜幕降臨。我又困又滿足，能在香甜的空氣中跑來跑去，既快樂又有趣。整夜我都躺在床上，周圍的花朵香氣充滿房間，我還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夢中每朵花都變成了笑臉，我耳邊充滿了神奇的聲音。我突然驚醒，月光灑進房間，落在美麗的花朵上，讓我以為還在夢中。我想起了從前簡樸的家，不知過去怎麼有辦法生活。對於現在的我而言，美就是生命。

我非常高興。

躺在床上夢幻般地看著月光，外面的人突然打開了門。走廊充滿了光，如此耀眼，月光變暗，雙眼也瞎了。數名新進弟子走進我的房間，帶來一些東西，因光線太強而看不見。他們離開後關上了門，月光下只剩我和兩名高大、身穿白袍、一動不動的人。儘管我不敢直視，但我知道他們是誰-- 阿格馬赫德和卡門巴卡.....。

一開始我顫抖著，但那孩子突然從陰影中滑出來，手指放在嘴唇上，微笑掛在臉上。

「別害怕，」她說：「他們會按你之前的囑咐，給你穿上漂亮的衣服。」

我從床上站起來看著祭司們，不再感到害怕。阿格馬赫德紋絲不動地站著，雙眼直盯著我。另一個人向我走近，手裡拿著一件細麻布白袍，滿是金色刺繡，寫著我看不懂的文字。這比阿格馬赫德的袍子更漂亮，勝於神廟裡所見的一切。

我高興地接過長袍。卡門走近我，仍去我身上的舊袍，親手披上這件新袍。

袍子散發著淡淡的香水味，我欣喜地吸了一口，多麼像件皇袍啊！

卡門走到門前，打開了門。耀眼的光灑滿了我的全身。阿格馬赫德紋絲不動地站著，雙眼直盯著我。

那孩子崇拜地看著我，高興地拍起手來。她伸出一隻手握住了我的手。

「來吧。」她說道。我依從她走進走廊，阿格馬赫德緊跟在我們身後。眼前的景象讓我大吃一驚，停下腳步。大走廊裡站滿了祭司，除我站的地方有個寬敞空間，靠近內殿的門。此空地擺放了一張床，由絲質帷幔覆蓋，繡有金線，圖案類似於我衣服上的字樣。周圍是一叢叢香甜的鮮花，地上也灑滿著摘下的花朵。一大群穿著白色長袍、目不轉睛的祭司盯著我，使我有些畏縮，但美麗的色彩仍讓我感到愉悅。

「這張床是給我們的，」那孩子說著，把我領到了床上。沒有人說話或動作，我便順從了她。床上有我們在花園裡玩耍的金球。我突然望向阿格馬赫德，確認他是否在看我們。他站在內殿的門邊，雙眼盯著我。卡門站的地方離我們更近，他望著內殿緊閉的大門，嘴唇好像重覆著什麼話。我們的行為沒有惹到任何人，於是回頭望向那孩子。她搶過球，跑到大床的一端；我無法抗拒她帶來的歡樂；我跑到床的另一端，也笑了起來。她把球扔給我；我接住了球，但還沒扔回給她時，走廊就陷入了一片漆黑。突如其來的恐懼使我喘不過

氣來，一瞬間，我又看見那孩子，她正在笑。我把球扔給她，她接住後又笑了。我環顧四周，只見一片漆黑。我想起了之前在黑暗中看到的可怕身影，若不是此時有那孩子陪伴，我一定嚇得大哭。她走到我身邊，把手放在我的手上。

「你害怕嗎？」她說：「我不害怕。你也不必害怕。他們不會傷害你，因為他們崇拜你！」

她講話的同時，我聽到了音樂—歡樂美妙的音樂—使我心跳加速，雙腳渴望起舞。

片刻之後，內殿的門亮起了光，門打開了。那可怕的身影出來了嗎？想到這我四肢不禁顫抖，但並未像以前完全失去勇氣。有這孩子和愉快的音樂，我能免於孤獨的恐懼。那孩子站了起來，拉著我的手。我們走近內殿的大門。我不情願這麼做，但無法抗拒引導我的力量。進了門後，音樂停止了。一切又都靜止了。聖所內有一絲微弱的光亮，似乎來自遠端大廳。那孩子引領我走向那光。她和我同在，我並不害怕。大廳的盡頭有一個小內室，或者說是凹室，開鑿於巖石上。這裡光線充足，我能清楚看見。一位女士坐在低矮座位上，低垂著頭，目不轉睛地看著擺在膝上的一本厚書。我的目光一下子就被她吸引，無法移開。我認出了她，害怕她抬起頭露臉。

突然，我知道孩子同伴消失了。我沒有轉身去看，一種至高無上的魅力吸引著我，但已經沒有人握著我的手。我知道她走了。

我靜靜地站立等著，如神廟大道上的雕刻人物。

她擡起頭望著我。我的血液顫抖冰冷，如凍僵般。那雙眼如鋒利鋼鐵，無法抗拒或轉身離去，不可躲避的可怕目光。

「你是來向我學習的吧。我會教你的。」她說道，聲音低沈甜美，如樂器發出的柔和音調。「你喜歡美麗的事物與花朵。如果美是你的生命所嚮，你將成為一位偉大的藝術家，但你必須不止於此。」她向我伸出手，我不情願地舉起手給她。她只是輕輕一碰，頓時滿手都是玫瑰，芬芳四處彌漫。她笑了，聲音宛如音樂；我的表情取悅了她。

「來吧，」她說：「站得離我近一點，你不再害怕我了。」我盯著玫瑰向她走；玫瑰吸引我的目光，不見她的臉便不令人害怕了。

她摟著我，移近她身邊。突然，她身上的黑袍並並非亞麻布或布質服—而是活的—是盤繞在身上的蛇，遠處看時如同柔軟的帷幔。

此時恐懼壓垮了我；我想尖叫，但叫不出聲；我想離開她，但辦不到。她又笑了，但這很刺耳。當我再定睛一看時，黑袍又改變了，依舊漆黑，但已不是活的。我屏息凝立，在驚懼之中感到寒冷—她手臂仍緊還抱著我！她擡起另一隻手，放在我額頭上。恐懼完全離我而去，我是如此快樂而安靜。我的眼睛閉著，但能看見；我有意識，卻不想動。她站了起來，將我抱起至於她坐過的矮石椅上。我的頭靠在身後的石壁上，呆若木雞，但仍能看見。

她挺直身軀，伸展雙臂，高舉過頂，那些蛇再次出現。充滿活力，生氣勃

勃，不僅形成她的衣服，還出現在她頭上，或許就是她的頭髮，抑或住在頭髮裡。她緊握著雙手，高舉過頂，可怕的生物纏繞於手臂上。但我並不害怕。恐懼似乎已永遠離我而去。

突然，我意識到有另一人在此內殿。阿格馬赫德站在內洞的門口。

我驚訝地看著他，他一動不動，雙眼無神。我突然意識到他其實看不見這些；看不見這個人影、這盞燈，也看不見我。

黑暗女王轉過身靠近我，露出她的臉，眼睛直視，身體則一動不動。我不再懼怕她鋼鐵般鋒利的雙眼，但其目光仍像某種鐵器緊緊地抓住我。在我凝視時，那些毒蛇改變並消失了，形成某種柔軟閃亮的灰色衣物，褶皺長襯蜿蜒，手和可怕的眼睛變成了繁星玫瑰。濃鬱的玫瑰花香彌漫了整個內殿，阿格馬赫德笑了。

「我的女王來了。」他說。

「你的女王來了，」我回應。我直到聽到自己的聲音才發現是我開的口：「她等著聆聽你的願望。」

「告訴我，」他說：「她的長袍是什麼樣子？」我回答道：「長袍閃閃發光，肩上有玫瑰。」

「我祈求的不是享樂，」他說：「我的靈魂已厭倦享樂，我祈求獲得權力。」

在此之前，她的雙眼一直盯著我，讓我知道該說什麼；但現在她開口了。「神廟裡的權力？」

我聽到自己的回聲才意識到我複述了她的話。

「不，」阿格馬赫德輕蔑地回答：「我必須到城牆外面去與眾人生活，施以我的意志。我請求此權力。我曾得過您的承諾，但卻沒有兌現。」

「因為你缺少使它實現的勇氣和力量」

阿格馬赫德回答說：「我勇氣和力量已足夠了。」我第一次看到他的臉上露出激情。

「那就說出那毀滅性的話吧。」她說。

阿格馬赫德的臉色大變。一動不動地站了一會兒，面容更加冰冷，甚於石雕。

他最後開口：「我摒棄我的人性。」他說這話時語速很慢，宛空氣停頓。

「非常好，」她說道：「但孤軍奮戰是不行的。你必須找幾位像你一樣準備好勇敢面對一切、了解一切的人。我必須有十二名宣誓效忠的僕人。把他們帶來，你就能如願以償了。」

阿格馬赫德問道：「他們能力要與我同一水平嗎？」

「在欲望和勇氣方面是如此，在力量方面則不需；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欲望。要達成這個標準，我才能接受他們的服侍。」

阿格馬赫德停頓了片刻，說道：「我服從我的女王。但我需要協助來完成如此艱巨的任務。我該如何引誘他們呢？」

她聽到這些話時伸出雙臂，開合著奇怪的手勢，難以理解。她的雙眼如火炭般發光，而後變得冰冷無神。

「我會指導你的，」她回答道：「忠於我的命令，不須害怕。服從我，你就會成功。這神廟裡有你需要的一切要素。十位祭司已準備好，各個充滿著渴望，我會滿足他們。只要你展示勇氣和堅定，我就會滿足你；你所請求的可遠超其他人。」

阿格馬赫德問道：「要湊足十二位還差一位是誰？」

她把目光轉向了我。

「這個孩子，」她回答道：「他是我的--我選中且最愛的僕人。我將教導他，並通過他教導你們。」

第十章

「告訴卡門巴卡，我知道他內心的渴望，他將會獲得，但他必須先說出那句毀滅性的話。」

阿格馬赫德鞠躬，轉身默默地離開了內殿。

我再次與她獨處。她走近我，可怕的雙眼緊盯著我。

就在我凝望她時，她從我眼前消失，化為一道金光，金光逐漸形成了一個前所未見的美麗形體。

是一棵枝葉繁密的樹，柔軟的樹葉更似頭髮，枝頭上開滿了密密麻麻的花朵，許多小鳥躍於其中，渾身金黃，色彩斑斕，閃閃發光，直到我目眩神迷，大聲喊道：「哦，給我一隻美麗小鳥吧，快飛到我身邊，來我這花兒中休憩。」

「你會得到一百隻的，且它們會愛你、吻你、並從你的唇間取食。不久之後，你將擁有一座花園，長出這樣的樹，所有的鳥兒都會喜歡你。但你必須先聽從我的吩咐，去傳喚卡門進入內殿。」

「進來，」我說：「祭司卡門巴卡已被准許進來。」

他走過來，站在內洞的門口。那棵樹已經消失了，眼前是身著閃亮飄逸長袍的黑色身影，而黑暗女神殘酷的雙眼緊盯著他。

「告訴他，」她緩緩說道：「他內心的渴望將被滿足。他渴望愛，就會得到愛。神廟的祭司們對他冷臉相向，鐵石心腸。他多想見到他們跪在他身邊，崇拜他，甘願做他的奴隸。他將如願以償，獲得我所擁有的特權。眾人將擁護他上神壇，地位僅次於我，且他會滿足擁戴者們心中的欲望來回報他們。這賄賂是否夠大？」

她的語氣充滿了蔑視，可怕的表情似乎鄙視著他狹隘的野心。但我轉述時減少了話語的尖銳感。

卡門鞠躬，臉上浮現出一種奇異的興奮光芒。

「是。」他說。

「那就念出毀滅性的話吧！

卡門巴卡跪倒在地，雙手高舉過頭，表情痛苦不堪。

「從此以後，雖然所有人都愛我，我卻不愛任何人！」

黑影女神走向他，摸了摸他的頭。「你是我的。」她說完後轉身，掛著陰冷的笑容，如北方的霜雪。她對卡門巴卡而言是一位老師和嚮導；而對阿格馬赫德則更像是一位女王，對著最鍾愛的臣子說話，既珍視又畏懼他，因為他同樣擁有力量。

「孩子，有個任務要給你，」她走近我說：「這本書中寫著祭司們的心中願望，他們將成為我的僕人。你累了，必須休息，我不會讓他們傷害你。你必須成為強者，值得我寵愛。記得，把這本書抱在懷裡，清晨一醒來，卡門會來找你，讀這本書的第一卷給他聽。當他完成第一項任務後，將於次日清晨再來找你，你要讀第二卷給他聽；如此就讀完這本書了。把我說的這些告訴他；並

勉勵他，不管遇到甚麼困難都不要絕望。每當他克服一個困難，他的力量就會增強，當這一切都完成時，就會處於至尊之位。

我向卡門重述了這些話。他站在門口，雙手合十低著頭，看不清他的臉。當我說完時，他擡起頭說：「我服從。」

臉上依然閃爍著之前看到的奇異光芒。

「叫他退下吧，」她說：「然後傳喚阿格馬赫德進來。」

我複述完後，他悄悄地退了出去；從他的動作中可知，這裡對他而言一片漆黑。

片刻之後，阿格馬赫德站在了門口。她走近並把手放在他額頭上。一頂王冠立即顯現；阿格馬赫德笑了。

「對阿格馬赫德說，這將是他的，是世上最偉大的王冠，有另一個更偉大的他不願意戴。吩咐他把你抱在懷裡，帶回你的床上。但你要緊抱這本書。」

在我複述她的話時，她走到我身邊，撫摸著我的額頭。一股深深的倦意襲來，唇邊的話逐漸消逝。我再也開不了口，一切都消失了。我睡著了。

第十一章

當我醒來時，日已高掛，彷彿經歷了長眠。我的房間如同花園，遍布鮮花。我愉悅的閱覽花叢，很快的注意到房中跪著的身影，是一個俯首的祭司，卡門巴卡。我動了一下，輕微聲響使擡起頭看了我一眼。我身邊的那本書打開了。我牢牢盯著那本書，看見閃閃發光的文字，不自覺地大聲讀了起來。最後書中不再是簡單的文字，而全是象形文字。

卡門巴卡站了起來，臉上洋溢著狂熱的喜悅。

「所以他今天會親吻我的腳！」他喊道。他看著我疑惑的目光說：「你都讀完了嗎？」

「我讀完我能理解的部分，」我回答道：「其餘是我不認得的奇怪文字。」

他立即轉身離開房間。我回頭看向剛才誦讀的書，好奇是什麼話讓他如此激動。然而再也看不懂這些字了，都是象形文字。我已記不起讀過的任何一個字，是如此的絕望。這本怪書越發使我困惑與厭倦，於是我又睡著了，頭枕著這本打開的神秘之書。一個聲音驚醒了我，使我從深沈無夢睡眠中醒來。房間來了兩位年輕的祭司，端著蛋糕和牛奶，跪在地上向我獻上食物。他們對我這鄉下孩子下跪，若不是我驚魂未定，否則肯定捧腹大笑。在我吃完後，他們便離我而去。但獨處的時間並沒有太久，簾子掀開，有個人走進來，我立刻站起笑顏逐開。是園丁塞布阿。

「你怎麼會來這裡？」我問道：「我以為我再也見不到你了。」

「阿格馬赫德派我來的。」他說

「阿格馬赫德！」我驚訝地叫道，雙手握住他的胳膊。

「是的，我是貨真價實的，」他回答道：「他們不可能製造我的幻影。當你看見我時，不用懷疑，就是我本人。」

他的口氣憤怒且粗暴，一時間我還有些害怕，但很快地，他醜陋的臉浮現奇怪的笑容。

「隨我到花園裡去。」他說著，伸出黝黑的大手。我也伸出了手，一同離開房間，穿過神廟空曠的建築和長廊，直到狹窄的鐵門前，塞布阿的臉最初就是通過鐵門看見。花園在遠處閃耀，充滿綠意、光亮和色彩的景象，如先前所見。

「哦！我很高興能回到這裡。」我說。

塞布阿驕傲地說：「你起初是我的苦力助手，但一切都變了。你是來玩的，不是來幹活的，我要待你如小王子般。他們使你腐敗了嗎？想洗個澡嗎？」

「在哪裡裡呢？」我說：「在哪個水池呢？我很想跳進清涼深水中游泳。」

「你會遊泳嗎？你喜歡水嗎？很好，跟我來，我帶你去深水區，「你會遊

泳嗎？你喜歡水嗎？很好，跟我來，我帶你去深水區，沁涼無比。跟我來！」

他迅速往前走，我得緊跟著他的步伐。他邊走邊喃喃自語，盡是我聽不懂的話。事實上我也沒在聽，在這溫暖慵懶的早晨，滿腦子想跳進清涼的水裡，多麼愜意。

我們來到一個寬廣深邃的水池，上方的水如急雨般快速落下。

「享受這裡的水，」，塞布阿說：「這裡的花不會傷害你。」

陽光和煦，我站在水邊，脫下了身上的白袍。環顧四周，欣賞甜美的陽光後便一頭紮進了水裡。啊！的確很冷！突如其來的寒意凍得我幾乎喘不過氣來，奮力游動後，立刻神清氣爽。這甘甜的清水讓我變得健壯而熱切。有別於神廟的香氣、房間的濃鬱花香使人消沉。我是如此快樂，想在陽光下的水久留；我悠閒地漂浮在水面上，閉上眼睛，避免陽光刺眼。

突然，一種奇怪的感覺讓我喘不過氣來，但又是如此溫柔，我不懼怕。一個吻觸碰我的嘴。我睜開眼睛。蓮花女王躺在水面上。我歡呼了一聲。自上次見到她以後，就不再感受到這種愉悅。她是我的女王，是美麗的摯友；當她在身邊時，我的世界再無他人。

「孩子，你又來到我這了」，她說：「但你很快就會離我而去；若你把我忘得一乾二淨，我怎能幫助你呢？」

我感到羞愧，沒有回答。我竟然忘記她，但這是事實。

「你所在的水池，」她說：「源自蓮花榮耀綻放之處，這是屬於我的花。若你就這麼躺在它們所在的水池，你將會死去。但滴落到這裡的水，只包含它們一丁點的生命，將自己生命奉獻給它們。當你跳入蓮花池中時，你會像雄鷹一樣強壯，像新生兒一樣渴望生命。我的孩子，你要堅強；不要聽信迷惑你的奉承之語；只聽我留在陽光下的真理，親愛的孩子，不要讓幻影迷惑你；因為一切生命之生命正在等著你，讓你採摘知識和愛的純潔之花。你想成為那些自私之人的工具嗎？不！去學習知識並成長茁壯，你將成為世界陽光之源。來吧，我的孩子，把你的手給我；自信地站起來，這水會支撐你；站起來，跪在這水上，飲下這陽光；站起來，跪在這水上，向萬般生命之光致敬，祈求它照亮你。」

我起立握住她的手，跪在她身邊。我再次起身，和她一起站在水面上--之後什麼都沒印象了。

「你想成為那些自私之人的工具嗎？不！去學習知識並成長茁壯，你將成為世界陽光之源。」

當我醒來時，這些話似乎仍在耳邊迴盪；我一遍又一遍地重覆這些話，並準確記住每個字。但這些話對我而言含糊不清，沒有任何意義；我第一次聽到時，還以為自己聽懂了，但現在對我而言，就好比教士在節慶對舞者的嘉勉而已。

這些話傳到我耳中時，我只是個孩子--一個因為無知而無助、充滿稚氣的少年。在我成長的歲月裡，蓮花女王對靈魂的呼喚，只是朦朧而無意義地在我大腦模糊地帶響起。對我來說，這如同祭司對著嬰兒唱歌，而嬰兒只聽得懂旋

律。然而我從未忘記。我的生命交給了在精神和肉體上束縛著我的人；枷鎖沈重地壓在我未覺醒的靈魂上。我的身體沈重地屈服於主人的指示，是一個奴隸，但我知道在自由的天空之下，仍存在著自由！雖然幼小的我盲目服從，將所有的力量和能力奉獻給褻瀆神廟的卑賤用途上，但我心中仍緬懷著美麗的女王，她的話語撰寫在永不熄滅的火焰中。然而，在我長大成人時，我的靈魂感到了不適。這些話語如星星般，存在於我靈魂中，為悲慘的生活投下了奇異的光芒。隨著心智的發展，這更加明顯，一種沈重的疲倦、死亡般的絕望，將世界的一切美好拒之門外。我曾是個快樂的孩子，陽光下的幸福存在，如今成長為憂傷的青年，充滿了淚水，病態的心隱藏許多羞恥、罪惡和悲傷的秘密，卻一知半解。有時在花園裡漫步，會凝望著荷花池靜靜的水面，祈求再次看到那幻象。但我已失去了童年的純真，也未贏得男子漢的力量。

第二冊

第一章

我躺在神廟花園裡的一棵寬大樹下，深深的樹影投在草地上。我非常疲倦，前一晚一直在內殿裡，將暗靈的資訊傳達給她的祭司們。在溫暖的空氣中睡了一會兒後，醒來卻異常的悲傷。我覺得我的青春已經逝去，但從未享受過青春的熱情。

我兩邊各站著一位年輕祭司。一側用上方寬大的樹葉給我扇風，另一位手拄著草，認真地看著我。他的大眼深邃和善，如一隻親切的動物。我常常如此欣賞他俊俏美貌，很高興他在我身邊。

「你在室內待太久了，看看你！」他說。我疲憊地睜開眼睛，凝視著他的臉。「再這樣下去，神廟的儀式會毀滅你，即便你是唯一能使之存續的人。你想和我們一起進城，接觸神廟外的事物嗎？」

「但我們不能這麼做。」我說。

「不能？」馬倫輕蔑地說道：「你以為我們是這裡的囚犯嗎？」

「即便我們找到出去的路，市民也會認出我們。祭司是不會進入人群的。」

「市民不會認出我們的，」馬倫開心地笑著說：「阿格馬赫德賦予我們自由與力量。來吧，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們要出發了。」

兩人站了起來扶我起身，我整理了一下白衣不再虛弱。

「我們要穿這些長袍嗎？」我問道。

「是的，但沒有人會認出我們。我們可以扮成乞丐，也可以扮成王子，隨心所欲；阿格馬赫德已經賦予我們力量。來吧！」

此次冒險與即將發生的事都令人雀躍無比。我們穿過花園，一直跑到牆邊窄門前。馬倫摸了摸門，輕而易舉地推開，便來到了神廟外面。

兩位夥伴邊說邊笑，穿越平原奔向城市。我邊跑邊聽，但完全聽不懂他們說在什麼。顯然，他們熟悉這座城市，對我而言只是個名字。我或許曾和母親來過此城市，當時還是個赤腳的鄉下孩子。但此時，我即將走進屋子與富貴人物打交道，想到此便感到害怕。

我們匆匆趕路，進入一條極為繁忙的街道。街上擠滿了衣服華麗的快樂市民，所有的商店似乎只賣珠寶。接著穿過一個宏偉的大門，進入庭院，穿越大理石大廳，看到巨大的噴泉，大型開花灌木散發著濃鬱香氣。

一條寬廣的大理石階梯從此廳延伸，我們沿著樓梯爬到頂端，馬倫打開門，進入了掛滿金色掛毯的房間。房中已有許多人，眼花繚亂的服裝和珠寶，圍坐一張桌子，喝著葡萄酒，享用甜點。空氣中充滿了談笑聲和濃鬱香水味。三位非常可愛的女人起身歡迎我們，拉著我們的手，好坐在她們身邊。我們在傾刻間似乎成了宴會中的一員，我們的笑聲與她們的笑聲交織，彷彿已參加了整場宴會。我不知道是喝了香酒的緣故，還是那只美麗的手放在繡花桌布上時，經常觸碰我的手而產生的魔力，我的頭變得輕快而不尋常，談論著直到現

在還是不明所以的話題，對任何的話都報以無知的笑容，這對一小時前的我原本相當乏味。

坐在我旁邊的她，將手按在我手上。我轉過頭去看她，她正靠著我，臉上洋溢著青春和美麗，富麗堂皇的衣著讓我覺得自己只是她身邊的一個孩子，但她很年輕，比我還年輕，卻有著如此豐滿的體態和光彩照人的可愛。儘管年齡上只是個孩子，但在魅力上卻是個女人。當我凝視著她溫柔的雙眼時，我覺得我很瞭解她，對於她的魅力感到熟悉，且越發強烈。她說了很多話，起初我幾乎聽不懂，也聽不清。但漸漸地我聽得明白了。她告訴我，當我不在的時候，她多麼思念我，愛我有多麼深，並對世上所有其他人感到厭倦。她說：「在你來之前，房間裡顯得又暗又寂靜。宴會中無歡樂可言。其他人都在笑，但他們的笑聲聽起來就像嗚咽—是受折磨之人的嗚咽。我如此年輕、強壯、充滿愛，難道要如此悲傷嗎？不--不，這不適合我。啊，愛人，丈夫，不要再讓我孤身一人。留在我身邊，我的激情會讓你強大，從而完成你的使命。」

我突然從座位上站起來，緊緊握住她的手。

「是的，」我大聲喊道：「我忽視了生命的輝煌，這是我的過失。你的美麗，或那屬於我的美麗，早已從我的心靈中消逝。但現在我親眼看見了你，天地間已無他物比你更美麗。」

就在我說話時，賓客們傳來一陣騷動。他們離開桌子便不見蹤影，只剩下那兩位年輕祭司。他們的雙眼緊緊盯著我，顯得嚴肅、認真與不安，而後緩緩起身。馬倫說：「你不回神廟了？」我不耐煩的揮手。「你忘了嗎？」他問道：「我們只是來看這座城市的愚昧、泥身之人的情況。你定知道受啟蒙的祭司必須保持純潔，更何況你這位神廟的先知？就連我這個新進弟子，也不敢屈服於自由的強烈渴望，儘管這填滿了我的靈魂。啊，自由！我多想成為城市的孩子，瞭解生命的意義！但我不敢，否則我將一事無成，在神廟中將無立足之地，在世界上亦是如此。你這位先知又將怎麼辦呢？我們該如何替你向阿格瑪赫德交待？」

我沒有回答，但坐在我身邊的女士站了起來，走向她，從脖子上摘下一顆寶石放在他的手裡。

「把這個給阿格瑪赫德，」她說：「他就不會再問了。」

第二章

此刻後發生的事情我無法仔細描述，不像生命的其他歲月。這段日子經歷的情感極為相似，模糊了我的記憶。事實上，它們融合為同一段。我每天都深深地沉醉於快樂之中；凝視著她的臉龐，每分每秒竟更加美麗。她帶領我參觀宮殿的各個房間，我無法停下腳步欣賞，因為後面還有更華麗的房間。她引領我在花園裡漫步，芳香四溢的花朵繁茂地生長，盛況空前。花園之外是草地，生長著許多野花，而蓮花則盛開於田野小溪中。傍晚時分，城裡的少女們來到這，或者打水，或在小溪裡洗澡，而後坐在岸上談笑歌唱，直至夜幕降臨。她們閃耀的身影和甜美的歌聲讓夜晚加倍美麗，我在星空下流連忘返，常常待到黎明，成為她們的玩伴，但愛之語只對那最美麗的人低聲訴說。少女們低聲歌唱離開後，我與最美麗的愛人回到宮殿；我們住在城市之中，卻也不在其中，因為這裡沒有人如我們這般快樂。

我不知道這樣的生活過了多久。我只知道，有天我躺在自己的房間裡，最美麗的愛人唱著甜美低沈的歌曲，頭枕著我的手臂。但歌聲突然停止了，她蒼白不動地躺著。寂靜中，樓梯傳來緩慢而輕柔的腳步聲。

門打開了，大祭司阿格馬赫德一動不動地站在門口。

雙眼冰冷如寶石，盯著我一會兒直發寒；隨後臉上露出了笑容，但讓我感到恐懼，不禁顫抖。

「跟我來吧。」他說。

我毫不猶豫地站了起來。我知道我必須服從。我沒有回頭，直到一陣急促舉動和啜泣聲傳來才轉過身。然而最美麗的她消失了。她是否在阿格馬赫德出現之前就逃走了呢？我無法留下來照顧或安慰她。我知道我必須跟著阿格馬赫德走；前所未有的感覺，似乎他已成為了我的主人。走到門口時，門檻上有一條蛇，靠近它會昂起頭。我驚恐地叫了一聲，趕緊往後退。

阿格馬赫德笑了。「別害怕，」他說：「這是你女王的寵兒，不會傷及她選中的僕人。來吧！」

有他的命令，我不得不跟上去，不敢違抗。我撇過眼越過那條蛇，走到樓梯口時，傳來憤怒的嘶嘶聲。

阿格馬赫德穿過花園，至外面草地。已是傍晚，天上星星閃耀，少女三五成群地坐在溪邊，眼睛也閃閃發光。但她們並沒有如往常那樣唱歌。溪中一條小船，船上有兩名槳手。我認出是當初和我一起進城的年輕祭司。他們的眼睛低垂，即便走近也沒有擡起頭來。我走經那些少女，她們似乎認出那兩位年輕祭司，竟是她們的老朋友和快樂夥伴，此時截然不同的服裝與態度，使她們驚訝又好奇。

阿格馬赫德上了船，我跟在後面，船靜靜地划向神廟。

從水路進入神廟的入口是頭一次見到。我和母親在城裡時曾聽說，過去這個入口很常使用，但現在只有節日時才會開啟，沒想到我們走此處。更讓我驚

訝的是，神廟四處駛滿了裝飾鮮花的小船，船上坐著白袍祭司，低垂著目光。我很快就意識到，今天就是個節日。

神廟啊！自從住在此處，似乎已過了百年。阿格馬赫德看起來也很陌生。我真的老了許多嗎？我也不清楚，找不到鏡子來照照自己的臉，也沒有朋友可以問。我只知道，當初離開神廟的花園來，是位渴望冒險的年輕人，而現在的我已經是個男人了。我也知道，這個男子氣概來得並不光榮，而是恥辱。我是一名奴隸。進入神廟時，一種深深的陰鬱籠罩著我的靈魂。小船在某個寬闊的白色大理石台階上停靠，位於神廟的牆內和屋頂下。原來大河離這裡如此之近。到達台階頂端時，阿格馬赫德打開了一扇門，馬上通到內殿的入口處。沈默的祭司舉著的微弱火把，稍微照亮寬敞的走廊。外頭的河面還只是黃昏，這裡卻如同深夜。阿格馬赫德示意將火把熄滅。但並非所有的光亮都熄滅！內殿大門周圍，閃爍著曾讓我恐懼的奇異光芒。但我不再害怕了。我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便毫不猶豫、毫無畏懼地去執行。我向前走去，打開門，走了進去。

裡面站著一個黑影，長袍閃閃發光，眼神冰冷可怕。她微笑伸出手，放在我的手上。冰冷的觸感使我哆嗦。

「告訴阿格馬赫德，」她說：「我要來了。我會在船上陪著他。你要站在我與他的中間，而其他僕人要圍著我們。如果一切都按吩咐進行，我將在所有祭司和百姓面前創造奇跡。我確實會達成，因為我的僕人們讓我感到滿意，也希望他們擁有權力和財富。」

我複述了她的話，話音剛落，阿格馬赫德的聲音從黑暗中傳來。

「我等恭迎女王！我等服從女王！」

片刻之後，火把再次點燃。共有十個火把，由十個祭司舉著，身穿深繡金邊的白色長袍，如同阿格馬赫德所著。卡門-巴卡也在其中，面容詭異，如一名狂喜的人。

阿格瑪德打開了一扇門，通往河邊的台階，停泊著一艘與眾不同的船。船身寬大，有張大桌，周圍是排列一圈的花瓶，燃燒著濃烈的香。這圈花瓶內還畫著深紅色的圓圈，混雜著我看不懂的圖形。船的兩側凸起，甲板下方坐著划船的白袍祭司。所有人都靜默無聲，低垂眼睛等待著。船上掛滿了厚重的花環，集聚如粗大的繩索，兩端各燃著一盞燈。

我們上了船。阿格馬赫德走在最前面，站在圓圈中間。我在他身邊，清楚地看到了那個身影在我跟他之間。她發出的光如那些照亮內殿的光，只是沒有那麼耀眼。只有我察覺到她的存在。

十位祭司也上了船，站在深紅色的圓圈內，完全包圍了我們。小船從台階上緩緩駛下。前後左右也有許多小船，掛滿了鮮花和燈盞，坐滿了白袍祭司。隊伍悄悄無聲地駛向聖河的懷抱，向城市前進。

總算駛出了神廟，一陣低沈的喃喃聲在空氣中回蕩，如此綿長深沈，驚訝得我渾身發抖。其他人則處之泰然，我稍後就明白了此含義。當我漸漸適應了星光，發現兩側河岸都是湧動、擺動的人群，聚集水邊；遠遠望去，田野也都是他們的身影。今天是個盛大的節日，我卻不知道。納悶了一會兒後，很快想起來確實聽說過這個節日，只因一直沈浸在眼前的快樂而沒有留意。若我繼續

待在城裡，或許就會混雜在人群中；但此時的我與世人隔絕，甚至與所有人類隔絕。我靜靜地站著，一動不動，一如阿格馬赫德。然而，我的靈魂被一種無法理解的絕望所撕裂，被一種即將到來的未知恐懼所壓垮。

第三章

小船順流而下，划槳祭司的歌聲打破了寂靜。一艘艘船吟誦著洪亮讚美詩，人群紛紛跪了下來，巨大的舉動即使在昏暗中仍可見。但群眾默不作聲，虔誠地聆聽著祭司的歌聲響徹天空。

歌聲結束，數分鐘的寂靜籠罩此處。眾人一動不動跪在地上，不發一語。突然間一齊俯身拜倒，發出敬畏長嘆：祭司再次吶喊了悠揚的凱旋之歌，如此響亮有力：

「女神與我們同在！她就在我們之中！眾人啊，跪下膜拜吧！」

此時，站在我和阿格馬赫德之間的可怕身影轉了過來，對著我微笑。

「就是現在，我選中的僕人，」她說：「請你效勞。我已事先將報酬給付於你，免得你猶豫不決。但不要害怕，你還會再得到報酬，而且雙倍奉上。把你的雙手給我。將你的嘴唇貼在我的額頭上，不要害怕，不管感到昏厥或顫抖，都不要動，不要哭。你的生命將成為我所屬。我將汲取你的生命，但也會歸還。這豈不可貴？不要害怕。」

我不加猶豫地服從她，心中卻是難以想像的恐懼。但我無法抵抗她的意志，深知已是她的奴隸。冰冷的雙手緊握住我的手，瞬間不再柔軟，而是如鋼鐵鉚釘牢牢地釘住我，無法掙脫。在無助感的驅使下，我勇敢直視這雙可怕發光雙眼，並向她前進。我渴望死亡從而解脫，無法期待任何其他的幫助。我的嘴唇貼在她額頭上。燈火和花瓶中的氣體讓我腦袋莫名的困倦，昏昏沈沈。我尋伺的嘴唇碰觸到她額頭時，不知是冷是熱，一種狂喜、輕盈、瘋狂的快樂充滿了我。我已不知自己是誰，被洶湧澎湃的情感之海所支配，然而這並非我本人的情感，席捲而來，似乎要將我的個體性徹底沖走。在當時看來，是永遠沖走。然而，我還保有知覺，意識瞬間變得更加強烈和清醒。在一個奇怪的瞬間，我忘記了先前曾是的個體。我知道我活在大腦裡，活在心裡，活在那曾徹底支配我的人性本質。眾人發出了一陣狂熱的呼喊，但一瞬間就靜了下來。他們看到了自己的女神。我低頭一看，腳下踩著一位年輕的祭司，身著繡金的白色長袍，似乎已經死去。我頓了片刻，沈浸在力量的喜悅中，心想：他死了嗎？

第四章

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河兩邊的群眾；有一道光照在他們身上，他們並未察覺。此光輝不是星光，並非來自天上，而是來自我的眼睛。我看到了他們的心--不是他們的身體，而是本性。我認出了我的僕人，且當我發現所有人都樂意對我效忠時，我的靈魂為之一振。這些群眾是一支可敬的軍隊，之所以願意服從，不是出於責任感，而是慾望。

我看見了每個人心中的饑渴，我知道我能夠喂飽他們。我短暫地顯現一會兒，便離開我所選中的僕人。我吩咐他們划近岸邊，不想再讓這些遲鈍之人看到我。我只想與選中的人談話並接觸。只要我不操之過急，年輕祭司強健的生命力足以讓體力之燈再持續一段時間。

我踏上河岸，穿梭於人群，在每個人的耳邊說出心底的秘密，告訴他如何獲得那些只敢默默想望的東西。每個男女都懷有某種渴望，即便是面對告解神父，也因羞恥而永遠不敢吐露此慾望。但我看到了這些慾望，使之不再是羞恥，只需要多麼微小的意志、多麼微不足道的知識，就能滿足慾望。我穿梭於人群中，身後群起瘋狂激昂。最終，我帶來的迷醉再也無法被抑制。眾人異口同聲地唱起了狂野的歌謠，血液激蕩，在我體內燃燒起來。這首歌不是曾在其他天空下傳唱，被所有民族的聲音和語言頌出？那些早已滅絕和被遺忘的民族，不也曾唱著這首歌嗎？那些尚未建造住所的人們也唱著這首歌？這是我的歌！給了我生命！在心中默默吟唱，是未說出口的慾望呼喊，是自我隱藏的瘋狂。只要眾人一齊發出，羞恥感便消失，無需再掩飾。是器官的狂熱呼喊，是尋樂者的呼號。

我的任務完成了。我點燃了一把大火，如森林野火般熊熊燃燒。我轉身反回停在岸邊的聖船。神廟的大祭司站在船上一動不動，等待著我歸來，他們是我選中的僕人。啊，激情中的強者們！情慾中的國王！欲望中的帝主！

那位輕的司還在那嗎？仍如死人般？是的，他一動不動，臉色蒼白，躺在眾大祭司圍成的圓圈中間，躺在阿格馬赫德的腳下。

此念一生，某種神秘過程使我從激情之海中抽身而出。我重新認出了自己--我已不再是黑暗女神，我只是被她吸收，被吸進她包裹住的個性。此時我與她分離。那蒼白的身影，無生息地躺在聖船甲板上。但我已不在船上，我在內殿裡。儘管一片黑暗，我知道我在內殿裡。

黑暗中出現了一道光。我看，啊！洞穴裡充滿了光：蓮花女神站在裡面。

我在洞穴的門口，離她很近，在她目光所及之處。我試圖逃跑--試圖轉--但我做不到，前所未有的顫抖著，過去的恐懼或驚恐也從未如此。

她靜靜地站著，眼裡充滿了憤怒。她曾是我溫柔的朋友，是慈母般，但現在極其威嚴地站在面前，我知道我惹怒了世上最可怕的神。

「森薩啊！眾神的摯愛啊！你難道是為此而生嗎？你已開了眼，感官知覺清晰，難道是為此嗎？你知道並非如此；你雪亮的眼睛和敏銳的感官最終還是

幫助了主人，揭示出一直侍奉的是誰、誰是什麼。你要永遠侍奉她嗎？既然你已長大成人，做出選擇吧！難道你已墮落至永世為奴嗎？那就去吧！我來到此處淨化我的聖所。我不再忍了。神廟將沈默，世人將不知道有神存在，被虛偽的唇舌欺騙，被黑暗誘惑。走吧！誰也不許再進來。我已將門關上！內殿沉默，不聞任何聲音。我獨自坐在此處，沈默不語；是的，我將在此長居不言，世人會說我已死去。就這樣吧！在未來歲月裡，我的子孫將再次崛起，打破黑暗。哦，你已做出選擇了！墮落吧！你已喪失了財產。讓我獨自沈默吧！」

她舉起手示意我離開。手勢如此迫切、如此威嚴，我無法違抗。我轉過身，垂下頭，邁著悲傷的步子走向內殿外門。然而，我無法打開門，無法走出去，無法再向前走了。我的心在作嘔，阻止了我。我跪倒在地，痛苦地喊道：「母親！女王母親！」

我在可怕的寂靜中度過，等待著，卻不知道在等什麼。我的靈魂饑渴而絕望。在黑暗闔靜中，一段可怕記憶襲來。我看到過去的一切快樂與所作所為。我看到自己盲目的行為，麻木的靈魂，如同酒後沈悶。我在昏沈中完成我的工作，沒有思考對錯，而只是想著獎賞，渴望得到每一份快樂。我是她的傳聲筒，是她的神諭，那黑暗之靈，現在我看清並認出了她。往事如此可怕，如此真實，如此猛烈地譴責著我，我再次在黑暗中呼喊：「母親，救救我！」

一絲觸碰在我手和臉上。一個聲音在我耳邊和心中響起：「你得救了。要堅強。」光線照進我的眼睛，我卻看不見：因為淚水正洗滌著過去的恐怖異象。

第五章

我已不在內殿裡，空氣撲面而來，睜開眼睛，看到了上方天空，以及天空深處閃爍的星星。我異常疲憊的躺著。然而，千聲萬響喚醒了我，呼喊和歌聲震耳欲聾。這是什麼聲音？

我站了起來，發現自己身處十位大祭司的圓圈中間。阿格馬赫德在身邊看著我。我目不轉睛的盯著他的臉。如此無情、無心、無魂！我害怕他嗎？害怕這個形象、沒有人性的傢伙？我不再懼怕他了。我環顧了一圈周圍的祭司，讀懂他們的面孔，如此全神貫注，自我意識強烈，被深處欲望所撕咬和吞噬，渴求得到滿足，如同珍視的蛇緊緊纏繞了他們心。我再也不畏懼這些人。我看到了光明。我變得堅強了。

我起身環顧四周，在晴朗的天空下，人山人海的群眾擠滿了河邊。奇怪的聲音源於此。眾人發瘋了；有的因為酒，有的因為愛而瘋狂，有的是徹底的狂熱。眾多小船擠滿了水面；人民乘坐小船來向崇拜的女神獻祭，就在今晚，他們看到了、聽到了、感受到了女神的存在。我所站在的聖船上，堆滿了眾人從小船、木筏投入的供品，使此船更沉，無數船隻在聖船旁停靠。滿是金銀珠寶，還有鑲嵌著閃亮寶石的金器。阿格馬赫德看著這些東西，不禁嘴角上揚。這些財富足以供養神廟所需，但對他而言，他渴望和努力獲得是與此不同的珍寶。我的靈魂突然開口說話，再也不能袖手旁觀、沈默不語。我提高嗓門，命令人們聽我說話，立刻一片沉寂，逐漸擴散至整個人群。

「聽我說，女神的崇拜者啊。你們崇拜的是哪位女神？難道從她對你們內心的耳語中聽不出來嗎？向內省察，若她以熾烈的激情之火灼燒你，她就不是真神！只有智慧中才有真理。聽著，我此時說出的，是內殿所傳達的話，由光之靈、我們的王母所呼喊。要知道，真正的平和，只存在於美德中，在真誠的思想中，與真誠的舉止。這黑暗的器官適合真理女神居住嗎？你們在廣闊的天空下沈醉於美酒和激情，能稱得上崇拜她嗎？嘴上說著不敬的狂言，唱著狂熱的歌曲，心中想著羞恥事，準備大膽付諸行動嗎？不！跪下來，高舉雙手，向天祈求仁慈之靈，我們的智慧女王，請求受她寬大的愛之翅哺育，寬恕你們的無恥，幫助你們再次努力變得更好。聽著，我要祈請她，因為我看到了她的光輝。複述我剛說的話，她一定會聽，因為她愛你，即便你冒犯了她--」

一陣旋律響起，洪亮的歌聲淹沒了我的聲音。眾祭司突然唱起了讚美詩的美妙樂曲。眾人被我的歌聲和話語所感染，紛紛跪倒在地，在音樂中陶醉，狂熱地唱著讚美詩，宏偉的音量直沖雲霄。此時，一股濃郁的甜氣撲鼻而來。我厭惡地轉過頭去，但它已起了作用，使我大腦一片空白。

「他陷入了狂喜之中。」卡門巴卡說。

「他瘋了。」另一個聲音回道，如此冷酷、憤怒的聲音，幾乎快認不出來。但我知道一錠是阿格馬赫德。

我努力想回答他，受到某種奇特的勇氣所激勵，已不再恐懼。然而那催眠的氣體已發揮作用。我頭越來越沈，逐漸呆滯，幾秒鐘後便睡著了。

第六章

當我醒來時，在神廟裡的老房間裡；是我最初童年恐懼的產生之地。

我非常的累，是種無法忍受的疲憊，麻痺全身。我靜靜地躺了一會兒，滿腦子不適。

突然，昨天事件的記憶浮現，如太陽升起般。我又找到了她，我的王母，我回到了她的保護之下。

我忘卻疼痛和疲憊站了起來。天剛破曉，淡淡的灰光從高窗柔和地灑進我的房間，室內光彩奪目，用料考究，刺繡華美，盡是奇異而華美的擺設，彷彿王子的寢宮。我認出了一些奇特形狀和高窗，才想起此房是童年時為了取悅我而建造的花園之室。

室內的空氣既沈重且沈悶；我渴望到室外呼吸清晨的新鮮空氣；我需要新生，需要年輕力量。此處香水的氛圍、厚重的帷幕、奢華的重量讓我感到壓抑。

掀開帷幕，一旁的房間空曠寂靜，寬闊的走廊也是如此。我輕巧地穿過長廊，通往花園的大門。透過鐵柵欄，能看見閃閃發光的草地。啊，那美麗的花園！哦，真想在甘甜的蓮花池中沐浴！

但鐵門牢牢上鎖，只能望著草地、天空和花朵，透過狹窄門縫來呼吸甜美的空氣。突然，塞布阿從花園的一條小路走來，徑直來到鐵門前。

「塞布阿！」我呼喊。

「啊，你來了，」他用粗獷的語調說：「大人和小孩都是一樣的。但塞布阿再也不是你的朋友了。我已失敗，不能再次嘗試了。當你還是個孩子時，我就冒犯我兩位主人，無法替任何一邊的主人將你抓牢。就這樣吧，你現在必須獨自面對了。」

「你不能打開門嗎？」這是我唯一的回應。

「不行，」他說：「且我懷疑此門否還會為你打開。這重要嗎？你不是已成為神廟裡最受歡迎的祭司？成為被珍愛的寵兒？

「不，」我回答：「我不再是那樣的人了。他們說我瘋了，今天還是會這麼說。」

塞布阿認真地看著我。「他們會殺了你！」他用充滿溫柔和憐憫的低沈聲音說道。

「他們不能，」我微笑著回答：「我的女王會保護我的。我必須活下去，直到我傳達完她希望我說的內容。剩下的我就不在乎了。」

塞布阿從黑袍褶皺伸出手，握著一朵蓮花花蕾，躺在一片綠葉上，就像是花蕾的床。

「拿去，」他說：「這給你，它說著你會懂的語言。拿去，祝你好運。我雖口才愚鈍，對話限尋常言談，但仍是一名有價值的信使。這讓我感到高興。但你更好，既能聽能說，也能學能教。」

他一邊說話，一邊透過柵欄窄口把花交給了我，然後立即消失。我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裡，感到滿足。我別無所求。

我回到房間，捧著花坐下。很久以前還是個孩子時，我也如此坐在這個房間裡，手捧蓮花，凝視著花的中心。這是一位朋友，一位嚮導；結合著那位看不見的恩典之母。當時的我不知道此物的價值，但我現在知道了。它還會如此被輕易地奪走嗎？當然不會。

現在的我能聽懂它的語言了。從前，它談的只是本身的美；而現在，它睜開了我的眼睛，我看到了；它打開了我的耳朵，我聽到了。

有一圈的人圍在我周圍，如同當初不自覺地在神廟裡教導祭司的情景。這些人是白袍祭司，如同當年跪拜我的人。但他們沒有跪下，而是站著，用充滿憐憫和愛意的深邃眼神垂眸。有的是莊重而強健的老人；有的年輕而苗條，面容清亮。我敬畏地環顧四周，顫抖著希望和喜悅之情。

不需言語就能明白此間的同胞情誼。他們是我的前輩，是內殿的祭司，是先知，是蓮花女王選中的僕人。自從內殿從這大巖石中塑造以來⁵²，他們一個接著一個守護著神聖內殿，神廟依此而立。

「準備好學習了嗎？」其中一位對我說，彷彿來自久遠年代的氣息。

「我準備好了。」我跪在那奇異而神聖的圓圈中心處。身體倒下，但精神飛揚。儘管跪著，靈魂卻由周圍的人托住。從此，他們是我的同胞。

「去坐在那裡，」他指著我的床說：「我要和你談談。」

我起身走向床，房間只剩我和這位說話的人，其他人已離開。他走過來，坐在我身邊說話，將古老智慧澆注我心。此智慧永存不朽，就算早期信徒早已被遺忘，此智慧仍舊年輕。這古老知識與真理的清爽使我心緒意盎然。

他整天坐在身邊教導我。到了晚上，他用手觸碰我的額頭後，然離開了我。當我躺下睡覺時，我想到，自昨天到現在，除我老師外，我沒見過其他人，也未曾進食。然而，學習並不會讓我感到疲倦，也無昏昏沈。我把花放在身邊，安靜入睡。

醒來時，我以為有人動了我的花，然而只有我獨自一人，花很安全。此房間和隔壁房間用厚重的帷幕隔著，帷幕旁放著一張桌子，桌子上放著食物、牛奶和蛋糕。昨天我一直沒有進食，見到食物甚喜。我把花收到衣服內，走到桌邊，喝了牛奶，吃了蛋糕，感到新的力量在我體內湧現，便返回床上，認真冥思我昨天學到的東西，因為這些是金種子，必結出榮耀的果實。

我靜靜地站著，內心下沉，那美麗的圓圈再次包圍了我。昨天教導我的那個人看著我微笑，但沒有說話。另一人靠近拉著我的手，把我領到臥榻，與他獨處。

孤身，但不孤獨，且再也不會孤獨了；他取出我的心和靈魂，赤裸裸地展現在面前，沒有任何偽神聖來修飾。他取出我的過去，是簡單、黑暗、醜陋的貧乏，原本可以豐富多彩。在此之前，我似乎一直無意識的生活。現在，我被引導回顧自己的一生，清晰審視。我穿過黑暗沈悶的房間，其中一些充滿了恐怖事物。此時我明白，我已被先前向卡門巴卡說明的魔法所征服。一如其他人，我為了慾望而存在，並希望滿足它。我沈浸在快樂和美麗的喜悅中，如癡如醉，卻不知所做一切。回憶往事，我總算明白塞布阿話中的含義，先前完全不理解。我確實曾是神廟的寵兒，身體沉浸在快感之中，飽足的昏沉睡眠，使

我嘴唇和聲音順從了那黑暗女士的意志。她通過我的肉身力量表達了她的願望，那些為了滿足慾望而交換一切的奴隸從而服務我。她兇狠而可怕的洞察力，看穿了人們黑暗的靈魂洞穴，看到了他們的需求，並經由我告訴他們如何獲得所渴望的事物。

我坐在此處，穿越甦醒記憶的幻象，首先看到的是自己，一個僅僅是孩童的我，活在恐懼和警報中，又被歡愉所安撫。我看到神廟內殿中的自己，只是一個無助的生物，一個被無情玩弄的工具。接著，我看到自己是一名清新美麗的青年，無意識的躺在聖船甲板上，在昏迷的狂熱中站起來，說著奇怪的話。後來臉色蒼白，氣息微弱，但始終是個願意服從的工具，然而靈魂已開始騷動、掙扎，使身體感到疲憊。現在，靈魂已甦醒，已觸摸到它的母親--光之女王，再也無法保持沈默。

夜幕降臨，老師離我而去。沒有其他人來到我的房間，從清晨起就沒有人送食物過來。短短的一天裡，可怕的幻象讓我昏昏欲睡。我決定尋找所需的食物，便提起遮蓋拱門的厚重簾幕，前往更深處的大廳。眼前是一扇巨門，如地牢大門。我這才明白自己是個囚犯，雖已從虛弱和興奮中恢復，卻沒有東西吃。阿格馬赫德看到我的靈魂已經甦醒，決定殺死我的靈魂，只保留殘缺的軀體供他使用。

我躺在床上，叼著下垂的蓮花睡去。

當我醒來時，身邊站著一個人，是我的新老師。他微笑著，周圍美麗的圓圈再次出現。我高興地一躍而起，滿懷期待地看向他，尋求鼓勵。他走過來，坐在我身邊，握住了我的手。

他的笑容是偉大平和之光。他死在了這個房間裡--為真理而死。他稱我同胞，我突然意識到，我生命的玫瑰已凋零，永遠地逝去了。我必須在純淨精神之光中為真理而活，任何痛苦都不能讓我感到害怕。從他的手觸碰我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任何痛苦都不會讓我感到害怕。在此之前，痛苦總使我恐懼而盲目，但我現在知道，堅強的雙手能迎接並緊握它，不再感到恐慌。當晚，我在狂喜中沈睡；我不知道是醒著還是做了夢；但我知道，儘管這位同胞的肉身在遙遠古時已被奪去，但他火熱靈魂的力量已注入了我的靈魂中，再也不會失去。

第七章

次日，一睜開眼，這群美麗的人圍著我的床，神情嚴肅地看著我，沒有一絲笑容，但能感受到給我力量的無限溫柔。我起身跪在床邊，一些重要時刻即將來臨。

他們之中最年輕、最聰明的人離開了圓圈，向我走來，跪在我身邊，緊握著我的雙手。我的手中握著那朵枕頭上的凋萎蓮花。

我擡頭一看，其他人都不見了，轉向我的同胞，他一言不發，眼睛直盯著我。他多麼年輕，多麼美麗！他的靈上未沾染任何塵世的汙點。我知道，我身上必附著了塵世的汙點，要經過無數歲月才能徹底洗淨。同胞是如此潔白無瑕，令人敬畏。

我們沈默不語，此時一個輕柔的聲音耳邊響起。

「先別抬頭看。」他跪在我身邊低聲說。

「黃昏的雙星，在先知的系譜中，你是最後一位，這些先知成就了神廟的智慧，加冕埃及偉大的榮耀！黑夜即將來臨，黑暗必將降臨，遮蔽大地，無法看到天上的美麗。然而，真理將留給我的子民，留給無知的塵世之子。在你離去前，要留下灼熱的光芒，留下永恆的記錄，讓後世之人瞻仰與驚嘆。記錄你的人生與受啟發的真理，流傳至昏暗大地的其他種族，流傳到那些只聽說過光明，卻從未見過光明的人。要堅強，你的任務是偉大的。孩子，你有著雪白靈魂，但力量不足以獨自與日益增長的黑暗抗爭；現在，將你的信念和純潔獻給這個人，儘管他的翅膀被塵世所污染，但透過與黑暗的接觸，他汲取了所需的力量，面對即將到來的戰鬥。你要為女王母親戰鬥到最後一刻。去向我的人民演說，傳達偉大的真理；告訴他們，每個人都有活躍的靈魂，且受到祝福，除非自己沒於墮落；告訴他們，只要能從慾望中解脫出來，將獲得自由和平和。告訴他們，要仰望我，在我的愛中找到安息；告訴他們，每個人的靈魂中都有蓮花，不去毒害它的根，就會向光明綻放；告訴他們，要過上純真的生活，追求真理，我將引領他們走向那平和之地，一切的美麗將讓人心滿意足。告訴他們，我愛我每位孩子，願我到他們家中居住，帶來遠超任何財富的滿足，延伸至這塊大地上的家園。如號角般的聲音傳達，不致誤解。拯救那些願意聆聽的人，使我的內殿再次成為真理之靈的居所。內殿必將倒塌，但不會倒在不義之中。埃及必會衰敗，但不會衰敗於無知中。這是無法忘卻的聲音；此聲音所說的話，將成為各時代隱藏的傳家寶，並在另一片天空下再次說出，預告黎明的到來，穿透長久黑暗。你是我最年輕的孩子，既堅強又軟弱，做好準備吧！戰鬥就在眼前，不要退縮。你的職責只有一個：教導人民。不要擔心是否能口出智慧。我就是智慧，將以你的聲音說話。我是智慧，將在你身邊。仰望吧，我的孩子，且積蓄力量。」

我擡起頭，同胞跪在身邊，緊緊地握著我的手。我明白，面對眼前這刺眼的光輝，他想給我打氣。

她站在我們面前，我看到了她，就像花朵看到了哺育它的太陽。沒有偽裝，也沒有面紗。那位曾撫慰我童年淚水的美麗女人，融於此神靈中，炙熱的光輝燃燒了我的靈魂，如死了一般。但我活著，我看見了，我覺悟了。

第八章

年輕英俊的祭司起身，而我仍凝視著光輝。

「聽我說，我的同胞，」他說：「有三個絕對真理不會失傳，只可能因言語缺乏而保持沈默。

「第一，人的靈魂是不朽的，未來將無止盡的成長，無限輝煌。

「第二，那賦予生命的原則，既存在於我們體內，也存在於我們體外，永恆不滅，永遠有益，但不為人所聞、所見或所嗅，卻能被渴望感知的人所知覺。」

「第三、每個人都是自身絕對的立法者，分派了自己的榮耀與悲哀；裁定自己人生的獎賞和懲罰。」

「這些真理與生命一樣偉大，也簡單如人類最單純的心靈。以此餵養饑餓之人吧！再會了。已日暮時分，他們會來找你，要做好準備。」

他離去了，但光輝並未從我眼前消逝。我看到了真理。我看到了光明。我依然留著，用熱情的目光守望那異象。

突然有人碰了我一下。我驚醒，立即感到戰鬥時刻已經來臨。我起身環顧四周。阿格馬赫德站在我身邊，看起來非常嚴肅；他的臉沒有往常那麼冷漠，眼中卻有一團從未見過的火焰。

「森薩，」他用低沈的聲音說，如利刃般清晰：「準備好了嗎？今晚是大節慶的最後一晚。我需要你的幫助。上次你在我們身邊時，你發瘋了；你的大腦被自負所迷惑。我此刻要求你一如繼往的服從，今晚的偉大奇跡要由你來創造。你必須保持被動的狀態，否則遭殃。十位祭司已經決議，若你無法像以前一樣服從，就必須死。你對我們的瞭解太透徹，若你不再是我們的一員，就沒理由存活。選擇由你，快做出決定吧。」

「我已做好決定。」我回答。

他非常認真地看著我。我讀懂了他的心思，他本來預期我會因孤獨而悲傷，長時間禁食後身體虛弱，精神崩潰。然而相反的，我筆直地站著，沒有疲憊，無畏；靈魂中充滿了光明，且光輝大軍就在我身後。

「我不懼怕死亡，」我回答道：「我再也不會成為那些人的工具，他們扼殺埃及的崇高宗教，那樣偉大且唯一的真理，只為了自己的野心和慾望。我已見證並理解了你對人民施展的魔法和傳授的邪惡教導；我不會再幫助你了，我已經說過了。」

阿格馬赫德沈默地注視著我。臉越來越白，越來越僵硬，如大理石雕像。我想起了那晚他在內殿裡說出：「我放棄我的人性。」確實如此，徹底的放棄了。我別想尋求任何憐憫；我面對的不是人，而是受絕對自私的意志所支配的形體。

停頓片刻後，他平靜地說道：

「那就這樣吧。十位祭祀在聽取你此番言論後會答覆；你有權出席他們的討論；你在神廟中的地位與我不相上下。這將是一場力量與力量、意志與意志的較量。我警告你，你會受苦的。」

他轉過身去離開，邁著緩慢而莊重的步子，幼時的我曾受此吸引。

我坐在床上等待著，不感到害怕，但也無法思考或反思。我意識到，我要用盡全身力氣的時刻即將來臨，得保持不動且不思考，保存所有力量。

此時，眼前升起一顆閃耀的星星，形狀如同盛開的蓮花。我興奮不已，目眩神迷，起身向它奔去。它遠離我--我不願失去它，而是急切地跟了上去。它穿過房門到了走廊，門只是輕觸就打開了。我沒有加以思考門為什麼沒上鎖，而是繼續追隨那星星與光芒。光芒變得更加清晰，形狀也更加明確；我看到了尊貴白花的花瓣，中心射出的黃光引領著我。

我迅速、急切地沿著寬闊昏暗的走廊前去。神廟的大門敞開著，那顆星穿過大門，到了外面的世界。我也走出神廟大門，到了奇特雕像的大道。突然，我意識到門外有人在呼喚我。我順著長大道飛奔而去，不知腳步前往何方，只知道我必須去。大門鎖著，但門邊人山人海，如此的靠近，彷彿置身其中。人群等待著盛大的儀式，是慶典最後榮耀的時刻，將在今晚神廟大門口舉行。我擡起頭，看到王母站在我身邊。她手裡拿著一把燃燒的火炬，火炬的光芒就是指引我到這裡來的星星。這是引領我的生命之光。她笑了笑，瞬間就消失了。剩我獨自一人，擁有的知識；人民擠在一團，陷於無知之中，在門口盼著祭司的教誨。

我想起了我前輩、同胞的話，將三條真理傳達給人民。

我提高嗓門，波浪般的話語推動我前進，情感化作一片廣闊海洋，飄浮其上；眾人熱切的雙眼和狂熱好奇的面孔，也被那迅猛的潮流席捲。我的心與口同樣喜悅，能表達擁有的偉大真理。

最後我告訴他們，我是如何在聖潔火炬中燃燒，並決心真正虔誠的奉獻於智慧，摒棄一切奢華，放下一切慾望，除了那屬於靈魂的渴望。我大聲疾呼，祈願所有內在之光被點亮的人，都能走上此道路，不論居於山林或城市中。我告訴他們，儘管人需要上街買賣過活，但不應忘卻內在的神聖本質。我吩咐他們，憑著精神之光，燒掉肉體粗俗慾望。慾望會束縛人，阻礙接受真正教義，成群結隊地送往欲望女王的內殿，成為虔誠信徒。

我突然停了下來，感到沈重的疲憊和精疲力竭。我意識到兩邊各站著一個人；轉瞬間，我被包圍了。十位大祭司圍成了一個圈。卡門巴卡面對我站著，雙眼直視。

我站在圓圈中央大喊----

「埃及的人民啊，記住我的話！這是生命之母、真理神之母的信使所言，你可能再也聽不到了。誠如她所言，回到你們家去，將她的話寫在石板上，刻在岩石上，讓未出生的人也能讀到。複述這些智慧給你們的孩子聽。去吧，不要留下來觀看今晚神廟的褻瀆。女神的諸位祭司已發瘋，滿盈的欲望褻瀆了她的神廟。不要聽他們的話，回到你們的家中，往自己內心求取教誨。」

我的力量消失了，再也說不出話。腦袋下垂，四肢疲憊，只能順從包圍我的圓圈，轉向神廟前進。

我們默默地沿著大道走進了門。卡門巴卡回頭望向大道，脫口而出：「人民在碎碎念。」

我們繼續沿著長廊前進。阿格馬赫德從另一個門現身，站在我們面前，用奇怪的聲音說道：「真的如此嗎？」。他看著那群人便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怎麼辦？」卡門巴卡說：「他洩露了神廟的秘密，並煽動人民反對我們。」

阿格馬赫德說：「儘管失去他會讓我們損失慘重，但他已是危險份子。他必須死。同意嗎，同胞們？」

周圍的祭司交頭接耳，每一個聲音都支持阿格馬赫德。

「人民在門口碎碎念。」卡門巴卡再次說道。

阿格馬赫德說：「去吧，告訴他們今晚是祭祀之夜，女神會用自己的聲音說話。」

卡門巴卡離開了圓圈，阿格馬赫德立刻替補他的位置。我站在原地一動不動，沈默不語，隱約明白自己註定的命運，儘管我不知道、也不想問將以何種方式死去。我在大祭司手中完全無助，不容冒犯他們的權威，一群下級祭司們像奴隸一樣服從。只有我在這群人中央，面對絕對的權威束手無策。我並不懼怕死亡，王母會讓她的僕人歡喜地見她。這是我在人間對她最後見證的愛。

第九章

我被帶到我的房間，獨自一人。我躺在床上睡著了，非常疲倦，但不害怕，因為蓮花聖母溫柔的臂膀似乎在我頭下。

短暫的睡眠後，我立刻陷入了一種深沉無意識的狀態，甜美得任何夢境都無法介入。突然，有種生動感覺喚醒我，似乎不再是孤身一人。儘管身處黑暗和寂靜之中，這種感覺很明顯，如被一大群人包圍。我目光警惕，一動不動地等待著光線到來，不知道會看到什麼。

接著是從未有過的感覺。我並無失去意識，但無助得如同完全沒有感覺或知覺般。我並非因冷漠或平靜而一動不動。我想起床請人打個燈，但我既動不了，也發不出任何聲音。一股強烈的意志與我的意志對抗，如此之強，完全制服我。然而我仍掙扎著，不肯屈服。我決心不做盲目的奴隸，被黑暗中看不見的對手壓倒。

這場爭霸戰變得如此激烈可怕，最終明白這是為了我的生命而戰。那壓迫之力欲置我於死地。是什麼、是誰試圖從我身體抽走我的氣息？

我說不出這場激烈的無聲戰爭進行多久，四周總算閃出了光亮，如火把點亮59另一個火把般。我視力微弱，看得模糊，躺在內殿門前大走廊的床上，曾在此與異幻影孩子玩耍，他第一個教會我快樂。伸展身體躺著，如同躺在自己的床上睡覺。床上鋪滿了玫瑰，如同先前儀式的擺設--碩大、濃鬱、妖嬈、深紅和血紅的玫瑰；成千上萬朵鋪滿了床和周圍，濃烈的香氣強壓微弱的感官。我穿著一件奇怪的薄白亞麻長袍，繡有從所未見的圖案，是深紅色絲線繡成的象形文字。我身邊有一股紅色的血，從床上流淌到一個美麗器皿裡，立在於地上玫瑰花堆中。我好奇地看了一會兒，突然意識到，這是我留流淌的生命之血。

我擡眼望去，已被十位祭司圍住。目光緊盯著我，面無表情。這時我才明白，我正對抗的可怕意志，是他們團結一致的決心。我一個人能與這幫人抗衡嗎？我不知道，但我沒有被擊垮，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牀上起身。儘管缺血而虛弱，但他們已無法讓我禁言。我起身站在牀上，望向圈外的祭司群，又望向更遠處的人群，緊緊地擠在大走廊的入口處，等待著許諾的奇跡。

我起身一瞬間，以為自己有力量說話，但仍在虛弱中無助倒下。然而，一種深刻、深邃、生動的幸福感充斥著我的靈魂，突然一聲低喃傳來，漸大與強烈。

「是那位在門口教導的年輕祭司！他是好人，不應該死！我們必須拯救他！」

群眾看到我的臉並認出了我。人民在突如其來的狂熱中，急忙湧動而來，將其他祭司推擠到牀邊，以至於那十位大祭司無法再待圍成圈。鬥爭的浪潮湧向內殿，許多祭司被沖到了牀與門之間的空地。在混亂和驚訝中，打翻了我的生命器皿，鮮紅的血灑在內殿的門口。門開了，阿格馬赫德站在門內，一臉威嚴，透出堅不可摧的平靜，凝視著面前洶湧的人群。在冷酷的注視下，祭司漸漸平靜下來，聚集力量以抵禦人群的衝擊。十位大祭司再次聚攏，舉步維艱地

走到我床前，再次形成床周圍的屏障。

但為時已晚，已有一些人民來到我身邊。看著他們慈祥粗礪的臉龐，我前淺淺的微笑。淚水落在我臉上，透至我心；突然有人抓住我的手，緊緊握著親吻，淚如雨下。此觸碰使我不曾有過的熱血沸騰！接著一個聲音喊道：「我的兒子--我的兒子死了。他被殺死了。誰能把兒子還給我？」

跪在身邊的是我母親。我微弱的視線看了看她，滿面滄桑，神情疲憊，但面容慈祥。在母親身後，蓮花聖母就立人群中，並映照著她，嘴角掛著溫柔的微笑。

母親站了起來，臉上露出一種奇異的威嚴。

「他們殺死了肉體，」她說：「但沒有殺死他的靈魂。他的靈魂很強大，在他閉上雙眼走向死亡的那一刻，我看見了它。」

第十章

我耳邊隱約傳來人民發自內心的嘆息聲。我的身體沒有白白死去。

但我的靈魂還活著，不僅強大，且堅不可摧。它曾在脆弱形體中度過了苦難歲月，如今擺脫了長久以來的禁錮，將在另一個強大、美麗和純潔的神廟裡重新甦醒。

洶湧的人潮因受祭司抵抗而憤怒不已，氣勢洶洶地向我靠近，幾名祭司倒在我周圍。阿格馬赫德已躺在我無生命的軀體旁，被憤怒的人民踏致死；馬倫也緊緊靠著我逝去了，氣息從美麗的身軀中壓迫而出。我的靈魂在奇特意識下徘徊此地，看到欲望女王曾點燃這些人的欲望和野心，這些汙點靈魂被迫進入無法逃脫的必然之環。阿格馬赫德的靈魂像黑夜中鳥兒，猛地飛走，領我進城的年輕祭司馬倫也迅速跟了上去。他遵從教規保持了肉體的純潔，但內心卻因無止境的欲望而變得漆黑。他的身軀躺在那兒，宛如一朵破碎的花，如睡蓮初綻於清澈水面，那般潔白與純淨。

我感覺到王母緊緊地抓著我，不讓我逃離這恐怖現場。

「回去執行你的任務，」她說：「還未完成。這是你未來要穿的新袍，在教導我的人民時，馬倫是你的外衣。這個身體是無罪無汙、美麗動人，儘管居住其中的靈魂已經離去。但你屬於我。到我這裡來，在真理和知識中永生。這是你的新衣。」

不久，我發現自己在精神和身體都很健壯。新的活力襲來，忘卻了疲憊。我站了起來，幾分鐘前的我還無力的躺在此處。起身後，在女王視線之下，驚恐地看著周圍的場景。

「去吧，馬倫，安全地離開此處吧，」她說：「你將活在人民的心中，成為他們心中光榮的形象和象徵。你將再次為我的事業殉道，永世被開米黝黑的孩子以愛銘記。雖然你因服務我而逝去，但你仍會在這神廟的廢墟中教導後人，直到遙遠的未來；為我百死一生，但仍將活著，在遙遠未來崛起的新神廟中，傳授我的真理。」

我匆匆離去，穿過洶湧憤怒的人群，無人注意。大道上的雕像被推倒，神廟的大門遭破壞和摧毀。

我靈魂悲傷而渴望平和，渴求的望著寧靜鄉村，那兒住著我的務農母親；但她深信兒子已經死了，不會認出這新面孔的我。於是轉身向城市走去，已遭瘋狂人民遺棄之處。

無數的喉嚨發出了撕裂空氣的狂呼。我停下腳步回頭一看，一代人因遭受導師背叛，無法遏制的復仇之火降臨到輝煌的古廟上，神廟已被亵瀆，它的罪人已獻祭，很快就成為一片廢墟。

我漫步在城市空曠的街道上，我知道，我曾在此處沈醉於快樂，也必須在此品嚐完成任務的喜悅。我的聲音必須在此不斷地被聽見。長期以來，真理被墮落的內殿驅趕，現在，真理必須在人民心中、在城市街道上找到歸宿。我必

須經過漫長的歲月，罪孽才能從身上消失，變得純潔無暇，為所求的完美生命做好準備。

從那以後，我會活著，改變形態，然後再次活著；在漫長的歲月中，仍知道自己的身份。

埃及已死，但精神永存，她所擁有的知識，仍被那些忠於過去偉大奧秘的靈魂所珍惜。他們知道，這盲目與詛窮的不信之世中，仍存在輝煌未來的最初跡象。未來是比過去更宏偉、更充滿威嚴的奧秘。人類整體生命的進步，緩慢而不易察覺，逐漸向上提升；人類導師也從更純淨的泉源汲取生命，從靈魂中接受訊息。呼喚已響徹世界。真理已被說出。塵世暗魂的目光總是朝向地上，此時已被喚醒，擡起昏暗的雙眼，讓洞察之光進入。生命的蘊藏超乎人類想像。勇敢地掌握生命奧秘，在靈魂的隱秘之處呼求光明，照亮那受千百世投生所蒙蔽的深處。

雖然埃及已是黃昏之地，但仍像一朵白花屹立於地球其他種族。那些閱讀古代異教象形文字的教授、當代的思想家，無法玷污地球這朵宏偉蓮花。他們看不到此蓮的莖，看不到穿透花瓣照射的陽光。他們看不到真正的花，也無法用現代園藝來破壞，因為此花在他們無法觸及之處，在人類無法企及的高處，球根則在深處汲取生命之河的水。

此花在成長的世界中綻放，當人類達到絕對靈感、超越凡人之境時，方能觸及。因此，儘管它崇高的莖在此世拔地而起，但無法被人看到或被充分描述，除非此人能真正超越人類高度，俯視這朵花的容顏，無論此花開在東方還是在黑暗的西方。此人將讀到如何控制物質世界力量的秘密，記載著神秘力量的科學。他將學會如何闡釋精神真理，進入最高本體，並學會如何在人世時擁有那個本體，持續活在這個星球上，保有人類生命活力，直到完成全部任務，將三大真理傳授給所有尋求光明的人。

《白蓮田園詩》書中含義釋義

《白蓮的田園詩》這則有趣的故事已引起了廣泛關注，具有多方面的啟發。這真實地描述了埃及人的信仰和埃及祭司的情況，當時埃及的宗教逐漸失去純潔性，墮落成受黑魔法污染和玷污的密教崇拜體系，肆無忌憚地用於自私和不道德目的。這也很可能是個真實的故事。故事中的森薩是埃及最後一位偉大祭司。即使一棵樹完全枯死，其種子也會發展成類似的樹，同理，每個偉大的宗教都會把生命和能量留在一個或多個偉大開悟者身上，藉此將智慧保存，以便在未來的某個時候能恢復發展，在演化迴圈進程中結出果實。在命定的時刻到來時，開米的古老宗教註定以更崇高的形式重新出現在地球上。我們可以合理推測，故事中的森薩現在很可能已是一位非常高等的開悟者，正等待著執行白蓮聖母的命令。這種推測不無道理。不過，除了這些猜測之外，此故事還有一個非常崇高的教誨。故事以寓言的形式，描述了新進弟子所面臨的考驗和困難。然而，若要揭開寓言的面紗並清楚理解其中教義，對於普通讀者來說並不容易。為了幫助這些讀者，我將解釋故事中出現的人物和相關事件。

1. 故事的主人公森薩代表的是人類靈魂。

這是般若的胚芽 (Kutashta Chitanyam)，保存人類的個體性。這對應於人類第五原則中高等且永久性的元素。這是自我，或者說是具身存在的自我。

2. 園丁塞布阿代表直覺。塞布阿說：「他們無法製作我的幻影。」這位樸實無華但誠實的鄉下人這麼說時，真正展現了他自己的奧秘。

3. 阿格馬赫德、卡門-巴卡和神廟中的其他九位大祭司都是忠實僕人，侍奉他們所崇拜的黑暗女神。他們分別代表如下：

(1.)慾望

(2.)憤怒

(3.)貪婪

(4.)無知

(5.)傲慢

(6.)嫉妒

(7,8,9,10&11.)五種感官及其樂趣。

4. 故事中的女性人物如下：

(1.)祭司所崇拜的黑暗女神；

(2.)和森薩一起玩耍的小女孩；

(3.)他在城市裡遇到長大成人的女孩；

(4.)最後是白蓮聖母。

這裡必須注意的是，第2和第3是相同的。故事中提到，當森薩首次遇見那位城中佳人時，他說道，當他凝視那溫柔雙眼時，彷彿早已認識她，熟悉她的魅力。從這句話可知，這個女人正是他在神廟裡一起奔跑的年輕女孩。

印度哲學家說，原質有三種屬性：平性、激性和惰性。惰性與肉體中的粗俗快樂和慾望有關。激性是心智活動躁動不安的原因，而平性則關乎人的精神性智慧及高尚的願望。因此，幻覺(Maya)在這個故事中以三種不同的形式出現。其一是精神性智慧(Vidya)，由白蓮聖母代表，是佛教作家筆下的觀音和般若。她代表著邏各斯的光或氣場，也就是智慧，她是意識生命之流(Chaitanyam)的源泉。故事中的少女指人類心靈，在她的引導下，森薩逐步被引至黑暗女神的面前，這黑暗女神在內殿中受前面所述的祭司崇拜。

黑暗女神代表著無知，是人性的黑暗面，其生命和能量來自人類靈魂的激情和欲望。如果一個人的惡業完全排斥了邏各斯之光，沒有聽到和注意到直覺的聲音，只是為了滿足激情和欲望而活著，那麼那些最初從邏各斯發出、在分化過程中獲得獨特個體性的生命和智慧之光，就會轉變成名副其實的卡利女神。

如果能記住這幾點，故事的含義就會變得更清晰。我的目的不是寫一篇詳盡的評論，只是指出一些重要事件及其意義。

森薩代表著一為經歷了數次轉世的人，已在前世接受了大量的靈性訓練，因而此世帶著高度發展的精神感知力投生，在生涯早期就成為一名入門弟子。投生進入肉體後，就處於上述五種感官和六種情感的管控下，將肉體作為住所。人類靈魂首先受到直覺(神廟中憨厚老實的園丁)的指引，不受大祭司尊重與喜愛。當人類靈魂尚未失去原有的純潔時，能瞥見精神性智慧--白蓮聖母。然而，眾祭司決心不讓直覺有任何發揮的機會，因此讓孩子離開監護人，來到黑暗女神面前--人類欲望的女神。一開始，人類靈魂對此神靈感到厭惡。這裡象徵人類的意識與依附從精神性層面轉移到物質層面，顯得過於突兀和倉促，難以成功。祭司首次嘗試失敗後，遵循原先的方向開始第二次策劃。

在繼續解析之前，請讀者注意花園蓮花水池的真正含義。在印度教的神秘書籍中，大腦中的頂輪經常被稱為蓮花水池。這個蓮花池的「甜美聲音之水」被描述為甘露 (Amritam)。關於這種神奇之水的含義，請參閱《揭開伊希斯的面紗》第二卷第349頁。白蓮花據說有一千個花瓣，而瑜伽士們神秘的頂輪也是如此。這在凡人身上是未綻放的花苞，然而當太陽從地平線升起、將光芒灑向蓮花時，花瓣便會張開，綻放出美麗花朵；當邏各斯將光芒灑向頂輪中心時，新進弟子的頂輪便會張開和擴展。當擴展完全後，這就成了蓮花聖母(人類的第六原則)的光榮王座；偉大的女神坐在這朵花上，為人類靈魂澆灌生命和恩典之水，帶來滿足和再生。

哈達瑜伽師說，人類靈魂達到三摩地時，會通過中脈 (Sushumna，卡巴拉

派的知識 *dath*）升到這朵千瓣花上，並瞥見精神太陽的光輝。

在故事中此處，發生了一件值得關注的事件：一個元素精靈偽裝成神廟的新進弟子，試圖將他從肉身中抽離。在一個人成為熟練的開悟者之前，容易面臨這樣的危險，尤其當內在感知一定程度發展。但正因為薩擁純真無邪，他的守護天使保護他免於此危險。

當兒童開啟了心智活動，注意力受此吸引時，就會越來越遠離邏各斯之光。直覺再也無法不受束縛地運作，來自直覺的建議與其他意識狀態混雜在一起，有些源自於感官體驗和智力思考。塞布阿無法再見到森薩，或親自與他交談，只能通過神廟裡的一位新進弟子，偷偷將自己心愛的蓮花送給森薩。

心智活動始於感知，情感隨之出現。兒童萌動的心智對應於與森薩玩耍的小女孩。當心智開始運作時，愉悅感官便為人類靈魂的強烈情感鋪路。森薩失去了崇高的蓮花及其光輝女神，被嬉鬧小女孩所逗樂，代表從精神層面下降了一步。這個小女孩對他說：「你將生活在由大地喂養的花朵中。」這句話揭示了發生的變化。起初，大自然的樸素之美吸引了森薩的注意力。但他的心智很快就被引向了神龕中的黑暗女神。無知的根源在於心智，只要人的心智沒有被約束，就無法抵抗其影響。一旦靈魂受到這個黑暗女神的影響，神廟裡的大祭司就會開始利用此力量謀取自己的利益和滿足。黑暗女神需要十二位祭司助她一臂之力，包含森薩在內。結合上述六種情緒和五種感官起來，她才能完全施展影響力。這十一個會彼此支持和加強，如我們經驗中所知。當它們單獨存在時是脆弱的，很容易被制服，但聯合起來後，其綜合力量就強大到足以控制靈魂。此時，森薩的墜落現已成定局，儘管在此之前，他受到了園丁的訓斥和蓮花聖母的警告。

塞布阿對森薩說了以下的話：「你起初是我的苦力助手，但一切都變了。你是來玩的，不是來幹活的，我要待你如小王子般。他們使你腐敗了嗎？」這些話意味深長；而根據目前的論述，含義會變得很明顯。這裡必須指出的是，森薩最後一次進入花園時，不是被帶往蓮花池，而是從蓮花池接水的另一個水池。

由於森薩身上發生的變化，他無法通過直接感知看到邏各斯之光，而只能通過人類第五原則的作用來識別。他漂浮在星光界流體中，而不是蓮花池的魔水。然而，他看到了蓮花女神哀怨道：「你很快就要離開我了，如果你把我忘得一乾二淨，我怎麼能幫助你呢？」

在這之後，森薩完全變成了一個世俗之人，為物質生活的享樂而活。他發達的心智成了他的伴侶，而神廟的祭司從這一變化中受益。在進一步討論之前，必須提醒讀者，通過施行某些魔法儀式，是有可能從一位孩子身上引出任何希望知道的資訊，這涉及召喚特定的元素精靈和其他力量。當靈魂受到無知的影響後，可能完全屈服於此影響，如同被原質的惰性所吸收一樣；它需用精神智慧的光芒驅散自己的無知，擺脫這種有害的影響。在船之節慶那天，森薩的一生中迎來了關鍵時刻，他的存在暫時與人類欲望的黑暗女神融合在一起。這種融合無論多麼短暫，都是走向最終滅亡的第一步。在這個緊要關頭，他要麼得救，要麼滅亡。白蓮聖母作為他的守護天使，最後一次試圖拯救他，並且

成功了。在內殿中，她揭開了黑暗女神的面紗；森薩意識到自己的愚蠢，祈求從可憎祭司的詛咒枷鎖中解脫出來。他的祈禱得到了應允，並憑藉光明女神的支持，他反抗了祭司的權威，並引導眾人關注神廟當局的不義。

關於靈魂死亡的真正本質和黑魔法師的最終命運，有必要多說幾句，以便將本書的教義深刻印記在讀者心中。如上所述，靈魂只是宇宙生命海洋中的一滴孤立水滴。這個宇宙生命之流是邏各斯的光芒和氣場。除了邏各斯之外，還有無數其他的存在，包括精神性和星光性的存在，同樣享有這份生命，並生活在其中。這些存在關聯於人類靈魂的特定情感以及人類心智的特質。當然，他們也有自己明確的個體存在，直至顯化期結束。有三種情況下，靈魂可能會失去其獨特的個體性。第一，如果靈魂與它的源頭--邏各斯--分離，可能無法維持自己強大而持久的個體性，並隨著時間的推移，被重新吸收到普遍生命的洪流中。這就是真正的靈魂死亡。第二，或者通過召喚、專注於某個靈體或元素精靈，以此與之建立聯繫，這用於黑魔法和密宗崇拜的目的。在這種情況下，靈魂將自己的個體性轉移到該存在上，並被吸進其中。黑魔法師生活在此存在中，作為此存在一直持續到顯化期結束。

巴納塞納(Banasena)的命運說明了這一點。據說他死後化身為摩訶迦羅(Mahakala)，成為普拉瑪達伽那(Pramadthagana)最強大的神靈之一。在某方面，這相當於在邪惡中獲得永生。但它無法超越顯化期的限制，與邏各斯的不朽不同。請閱讀《博伽梵歌》第八章中的相關內容，我所要表達的含義能透過克裡希納的教導明朗化。本書中描述的伊西斯之船事件，讓我們更瞭解到這種吸收的本質，以及魔法師如何保存了個體性。

當吸收的中心是邏各斯而非其他力量或元素時，人就會獲得瞭解脫或涅槃，與永恆的邏各斯融為一體，而無需重生。

書的最後一部分描述了靈魂與夙敵的最後鬥爭、靈魂的啟蒙以及最終如何擺脫原質的暴政。

白蓮聖母在內殿中對森薩的保證和建議，是他生涯偉大的轉折點。他感知到了神聖智慧之光，並將自己置於其影響之下。邏各斯之光在故事中被描繪為埃及聖花的美麗女神，是一種結合，也是同胞情誼的紐帶，維繫著一條貫穿埃及偉大聖師之鏈，進行精神交流與共鳴，延伸到這個世界上所有偉大的開悟者。他們從同一個源頭獲得精神生命。正是這個聖靈持續了使徒傳承，或如印度教徒所稱的「古魯傳承」(Guruparampara)。當真正的啟蒙儀式到來時，導師傳遞給弟子的正是這種精神之光。所謂的「生命的傳遞」就是這種靈光的傳遞。此外，聖靈被比喻為邏各斯的面紗或軀體，因此也是邏各斯的血肉，是聖餐的基礎。每個開悟者團體都有這種結合的紐帶，時間和空間都無法將此割裂。即使在物質層面上出現了明顯的傳承中斷，例如新進弟子在最後一位上師逝世數千年後才誕生，只要他遵循神聖法則、嚮往更高生命，在適當的時機到來時，不會缺少指導和建議。每一位佛在最後的啟蒙儀式中，都會遇到過往歲月裡成佛的所有偉大開悟者：同樣的，每一類開悟者都有其獨特的精神聯繫，緊密結合成一個有組織的團體。要想加入這種同胞情誼、或參與神聖交流，唯一可行且有效的方法，就是將自己受到相同邏各斯放射出的精神之光所影響。

在不深入細節的情況下，能進一步指出，若要進行這種交流，這些靈魂必須從同一神聖光芒中獲得生命和滋養。由於「中央精神太陽」放射出七種不同的光線，因此所有的開悟者和禪那主都可分為七類，受到神聖智慧的七種形式或表現之一所指引、控制和庇護。

在此請讀者注意另一個普遍法則，調節屬於同一開悟者團體的精神生命和能量循環。每個開悟者都可以被視為一個中心，能產生和儲存精神力量，進而利用和分配。這種神秘能量是一種精神電力量，從一個中心傳遞到另一個中心，產生與電感應有關的現象。因此，各個中心儲存的能量會趨向於均衡平等。每個中心的中性液體數量取決於個人業力、生活的神聖性和純潔性。當弟子、導師或啟蒙者交流時，這個中性液體被啟動，擁有動力，向較弱的中心轉移。常常有人說，在最後的啟蒙關頭，聖師和「新生者」兩者之中較有價值的一方必須死去。無論這種神秘死亡的真實性質如何，都是源自這一法則的作用。同理，如果一個新啟蒙者的精神能量很弱，參與神聖交流就會使他的精神能量增強。但由於他獲得了這種好處，他必須留在人間，利用他的力量為人類造福，直到最終解脫的時刻到來。這種安排符合因果法則。新進弟子最初弱點源於他的業障，需要更長的肉體生活期，為人類進步事業奉獻，以回報上述受到的好處。這段時間積累的善業也能強化他的靈魂，最終在神聖同胞團體中占據一席之地，如其他成員一樣，為該團體的任務帶來更多的精神資本。

若能牢記這幾點，就能看出最後五章的真正含義。森薩在守護天使的恩典下獲得了精神感知能力，開始有意識地、自願地運用這種能力，不須再依靠直覺的微光。園丁說：「你現在必須獨立。」並把心愛的花交給他，森薩也開始理解花的全部含義。森薩如此獲得了靈視力，感知到在他之前的那些聖師與同胞團體。當弟子準備之時，大師總是準備好了。接著故事清楚描述最終奮鬥前的啟蒙，以擺脫物質的束縛，爭取自由。最高等的大師向他揭示了神秘科學的秘密，團體中的另一位開悟者向他指出人格的真正基礎和本質。他的直系前輩隨後出現，向他揭示邏各斯的奧秘。「伊希斯的面紗」被揭開了，而他真正的救主白蓮花仍被隱藏。邏各斯之光進入了他的靈魂，他經歷了「聖火的洗禮」。他聽到了女王的最後指示，認識到了自己肩上的責任。

那位擁有「潔白無瑕」靈魂的前輩，奉命將自己的一部分精神力量和能量給他。接著向他傳授了每種宗教的基礎三大真理，向整個世界宣揚，儘管世人的無知、迷信和偏見，毀壞和扭曲這些真理。我無需重複解釋這些真理，書中的闡述已足矣。森薩在經過強化和教導後，準備好最後的鬥爭。在準備階段中，肉體人的慾望處於休眠狀態，森薩暫時處於獨處狀態。但慾望並沒有被完全征服。決定性的戰鬥還在後頭。森薩準備進入更高層次的精神生活，成為人民的傳道者和靈性導師，靈魂受智慧之光所引導，且此光已進入靈魂中。是的，若要長期從事這項任務，必須完全戰勝敵人。啟蒙的最終鬥爭時刻很快就會到來。人們對這種啟蒙的性質知之甚少。有時，這被模糊地描述為一種可怕的磨難，是新進弟子在成為真正開悟者之前必須通過的。這還被進一步描述為「血的洗禮」。然而，這些籠統的說法無法準確指出，新進弟子所要達成的具體成果，或即將面對的困難。

在瞭解這個啟蒙的奧秘之前，我們先探究啟蒙時心靈變化或轉變的本質。

根據傳統吠檀多的分類，意識存在四種狀態，即是：清醒 (Viswa) 、夢境 (Taijasa) 、深睡 (Pragna) 和超覺 (Tureeya) 。用現代語言描述，這四種狀態分別是客體意識狀態、靈視力狀態、狂喜狀態和超狂喜狀態。與這些狀態相應的「載體」是肉體、星光體、起因體（單體）、以及邏各斯。靈魂是單體，是意識的中性點。靈魂是般若(pragna)的萌芽，當它完全孤立時，就不會有任何意識的經歷。因此，印度作家把其精神狀態比作無夢睡眠狀態 (Sushupti) 。但靈魂一方面受到肉體和星光體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受到第六和第七原則的影響。當前者的吸引力占上風時，靈魂就會受制於肉身存在的所有慾望。這些慾望的力量在接近中立點時逐漸減弱。但是，只要這個中性屏障沒有跨越，就會感受到慾望的吸引力。一旦跨越了中性點，靈魂就會被置於另一極--邏各斯--的控制和吸引之下，人就會從物質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簡而言之，他成為了一個開悟者。這兩股吸引力之間的鬥爭就在這個中性屏障進行。但在這場鬥爭中，本該奮力一戰的人處於一種靜止、無意識的狀態，無法幫助盟友，也無法對敵人發起猛烈攻擊，儘管這對他來說是生死攸關的。這就是森薩最後磨難時所處的狀態，如上述解釋。不難看出，戰鬥的結果主要取決於靈魂的潛在能量、過往的訓練、和過去的業力。慶幸的是，我們的英雄成功地通過了考驗，徹底擊敗了敵人，然而森薩卻在戰鬥中死去。

當敵人被打敗時，森薩的人格也在戰場上被摧毀了。這或許很奇怪，但這是他做出的最後犧牲。他的母親原質 (Prakriti) --他的人格之母--因為失去他而悲傷，但又為他的靈魂復活的前景而歡欣鼓舞。復活很快就發生了；他的靈魂精神智慧的激勵下從墳墓中復活，為人類帶來祝福，並致力於促進同胞的靈性發展。所謂的靈魂悲劇到此結束。接下來的內容只是為了從準歷史的角度為這個故事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